東海史

3487
5035

BERKELEY
LIBRAR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Carpentier

東海史

崑崙一支自大漠而東走萬餘里斗起爲白頭山即東邦之巨望也東邦之地坐向爲亥巳分野爲箕尾三分爲山六分爲水平地可居者不過十分之一東北多山西南多水穩城爲北海南爲南寧海爲東豐川爲西南北長亘三千餘里東西則不過千里地勢如革舌卧牛之形東與日本流球連界西南與中國江浙吳會連界北與女真靺鞨連界臨淵心腹寺爲一國之正中箕師以後四分五裂爲弁馬羅濟之屬至新羅文武王時與唐師李績薛仁貴等合兵滅百濟高句麗而統合海疆然不能遠撫爲弓裔之屬所奪至麗太祖復統三韓而咸吉耽羅則至我朝經理之山川之勢皆有拱北之

東262465

形且無百里之坪千里之水故女真蒙古皆入帝中國而東國無之

唐堯之興爲一元文明之會而東邦則檀君始立極而漢之隆爲三代制作之後而東方之民則穴居野处塗猪油而禦寒至高麗成宗朝衣冠之制始從中華其後圃牧諸賢始劻三年之喪由是觀之東邦之開闢東邦之文明後於中原者数千年

箕師之東禮樂文物想多可觀而世代甚遠八條之教九井之法尚不得明傳其他固不足說金富軾之三國史徐居正之通鑑踈漏不足采故國之文憲鄉之謡俗自麗末我朝而稍可述

畿輔本百濟高句麗之連疆文雅禮俗多有可觀而土瘠民貧比之中原則其冀都三河之流

海西本高句麗之東疆土地多饒風俗甚淳碧城諸邑猶有栗谷李珥之遺風向學畏法重於爲非輓近之弊反近於愚魯然君子之人化俗爲善則當以海西爲第一而銀川諸邑頗有分黨之染

關西本高句麗之圻甸而有箕師之化風俗淳厚才智多出而入我朝以來不齒清顯者四百餘年高才豪氣無所發泄故淳厚者変爲狼戾才智者変爲嶄險尋常詬罵之間亦爲凌雲之氣治世則容無可慮而乱世則當先爲倡矣

關東本穢貊之地山川險絶民俗愚蠢淮伊以北甚於他邑

山谷之間舊氷未解新氷已結禾稼不生民以葛根橡實為糧布褐禦冬緣嶺九邑稍多可居之地

關北本女真之地風氣不佳民俗勁悍壬辰之亂八路人士雖不能力拒群酋而無一人付賊作奸者獨鏡城之鞠世弼助賊為暴執送王子風俗之美惡推此亦可知矣慶源穩城等地朔氣彌滿霜雪早降居民以狗皮為衣麁麥為糧八九月之苦寒甚於圻輔之窮臘咸興以南頗有風土之美

湖中本百濟之地文雅之美風氣之厚逈出於漢北諸路而入我朝以來鴻儒輩出連山為沙溪金長生之鄉懷德為尤庵宋時烈之鄉魯城為美村尹宣擧之鄉遺芬餘芳宜乎聳人觀聽而分黨之弊浹人骨髓士流為名者惟以排擊譏刺

爲天下第一等事雖目昧豕亥者心迷雌黃者至於東西老少說則奮臂竪髮期於血戰令人傍觀不禁噴飯士習之乖張訖無可爲民俗之善否安足致論

湖南本羅濟之南界土物甚沃物產甚厚故居民唯知安逸而不知勞苦輓近之弊歸於奢靡而輕儇脫有不虞易動以非者莫如湖南也

嶺南本新羅之畿甸耕稼之饒文學之美蔚爲東邦之冣進退之節揖讓之禮逈爲南道之冠退溪李滉西崖柳成龍之遺風餘韻猶有存者甕牖之舍皆聞絃誦圭竇之士皆談道德風俗之美可謂東方之鄒魯分黨以來稍有乖張然其人本皆重厚質直故流弊之酷不似他道之甚

東方初無錢幣以麄布交易至我　太宗朝命河崙作楮貨後廢不行　宣祖朝始有行錢之議以銅錢非國之所產不果行　仁祖朝從户判金起宗之言命常平廳鑄錢文曰常平通寶議復多岐罷之未幾判書金堉奉使天朝見其用錢歸以為言及　孝宗元年又入燕請行先錢於西路以試便宜遂以行資貿錢十五萬分置平壤安州兩都會又命訓局鑄以益之民多稱便至乙未始令通於行京外諸路令堉定其科条銀一兩直錢六百文米一升直錢四分隨時低仰詞訟贖布以錢爲半各司供價五分之一雇役料布三分之一皆錢代之然後錢幣遂為通用之物
東方曆法甚踈及我　世宗朝始立推筭法然亦不出於大

統曆法氣朔交食往往不合至我 仁祖甲戌觀象提調金
堉入燕聞西洋人湯若望立時憲曆法逈出前代乃講得其
術及其書而歸使觀象監官金尚範等講究十年始得其門
路而行之

東方錄命之術其来甚久至我 成宗朝命徐居正著五行
總括以進上曰卿意以錄命爲何如居正對曰人之四柱極
於五十一萬八千四百天下林林衆豈止五十一萬八千四
百四柱同而禍福異祿命之書不足信也

無學神僧也
太祖潛龍問於
無學曰吾夢入
破屋負三椽而
何兆也對曰身
負三椽乃王字也
又問曰吾夢花
落鏡墮何兆也
對曰花落終有
實鏡墮豈無
聲至是創寺
於安邊釣峯
山賜号釋王
新羅義尚秘
記曰都漢陽
者從僧言則已
若鄭姓人出而是
非之則不過五世
弑逆之禍作年
纔二百板盪之亂
起其後端宗遜
位壬亂起死不
学合

漢陽建都

無學卜漢陽也以木覓北嶽為龍鄭道曰王者南面出治遂以木覓為案

高麗初建都于松岳道詵曰當享八百年俄而浮露撥於辰方漢陽三角屹然照見詵惘然自失曰彼峯立辰方為賊旗四百年後當為李氏移去遂造石犬七十五頭為吠賊狀及肅宗時遣崔思諏尹瓘等留視之因經理為南京遍種李樹擇李氏為尹王歲一巡幸理龍鳳帳而壓之至我朝初定都于鷄龍土地污下道里不均相臣柳寬等請更議於他 太祖因下教求神僧無學三南方伯共索至高達山有艸屋數椽只一僧居住遂屏騶從掛印於樹依其菴其僧着犢鼻褌而鉏菜三伯就問曰何所見而居此僧曰為彼三印峰也當有三道方伯掛印於此三伯相顧曰此必無學也狀聞之太

祖以師禮聘之問以定闍[都]無學以三角正脉聚於陽川坪開基始役得石刻有無學誤尋到此六字乃道詵所埋也無學恍然大覺遂定之白岳之南木覓之北且以頁兒岩有出去之形故山以毋岳名之而南曰代兒盖欲遮絕而不得也西曰餅峴盖以餅餌誘之也

咸興移駕

太祖受禪常與太宗密謀恭請避而不參芳碩之死恭請受禪盡逐諸王子落髮為僧以防嫌疑恭請后金氏每因太宗入見之際

太祖初元立芳碩為世子有卜者安禎謂人曰世子異母兄弟有天命者非一人鄭道傳聞之曰即當除之何足患也時太祖有微疾道傳陰與芳碩托以移御之事招集諸王子於禁中而除之義安大君 和 泄其謀於 太宗太宗密與趙浚金士衡等陳兵于光化門招集百官擊殺柳蔓洙等復殺預

諫曰殿下何不
見其目乎速
傳之以安甚悉
恭靖從之遂
傳宝位 太宗
大喜盡召諸
王子而賜爵
恭靖居閑養
病者十九年我
朝君王享福無
出其右而子孫
衆多至今名
公鉅卿多出
其裔
台屋録曰芳碩
之死人道發乎
息矣

謀者數十人仍率武士尋道傳等道傳方與李稷等會于南閭妾家飲酒太宗執其舍道傳逃入于其隣閔富家富呼曰有皤腹者入吾家軍人搜索之道傳匍匐出門曰活我則當盡心輔佐矣 太宗曰爾既負王氏復欲負李氏耶並其二子皆斬之使人呼宮中人後出者死宮中人皆縋城出勤政門以南為之一空黎明 太祖移御于清涼亭浚等請出芳碩 太祖命出復請出芳蕃 太祖賢嬪及左右皆哭而出之既出皆囊撲殺之又殺卞仲良等諸人 太祖親剃慶順宮主之髮泫然泣下遂生朔駕之思移御于咸興前後使命並皆被誅後因成石璘朴淳之言始回駕

裴克廉 星州人高麗侍中右相開国功臣

太祖召問建儲對曰世平以嫡世亂以功康妃潛聽其言呼
哭而入　太祖甚憐之遂立芳碩爲世子

鄭道傳　号三峯奉化人文衡開国功臣

禹玄寶族人金戩爲僧奸其奴妻生一女嫁禹延生道傳之
母初仕于麗朝禹家子姪輕侮之阻其清顯道傳深啣之得
志並皆搆殺之又請置李穡禹玄寶于極典漢陽坊名皆道
傳所定其後被誅於壽進坊人以爲讖進與盡音相似故也

漢陽建都也道傳卜其宅於崇禮門外曰居此當日食千羊及其死其地爲典牲寺云

河崙　晋州人号浩亭佐命功臣晋山府院君

嘗爲忠清道觀察使　太宗往餞之崙佯醉覆羹以汚其衣
太宗怒而出崙謂坐客曰王子怒矣當往謝之追至内門曰
國家將有覆亡之禍俄者覆羹諷之也因薦安山郡事李叔

蕃曰此人可屬大事及芳碩之亂琳蕃撲諸王子而殺之太祖大怒親率宿衛而出矢及傘大觔而還初戰洞大戰洞是皆其故址也其後太祖自朔回蹕太宗郊迎之蕃曰壯怒未解不可不備遮日高柱宜用大木以爲之及太宗進見太宗祖怒刑于色引滿射之太宗蒼黃環柱矢中其柱太祖笑曰天也以國寶授之曰爾之所欲者此也今可持去太宗泣而受之開宴上壽蕃曰不可親獻令中官獻之太祖袖出鐵如意曰莫非天也太宗五日一朝太祖掛弓于壁上將射之有鼠咬斷其絃後日又如之太祖嘆曰天也遂止之太祖昇遐後二年蕃奉審北地陵寢及太祖真像夢太祖責曰爾以何顏敢來見我因批其頰蕃驚覺痛齒還至定平而卒

成石磷 昌寧人号獨谷左相

太祖移駕于北道問安使命並皆殺之磷自請往遂至咸興開說人倫处变之道太祖怒曰欲為爾君遊說邪磷曰臣若果然子孫必皆喪目為盲矣太祖信之遂許回駕其後磷之長子至道〻〻之子龜壽〻〻之子某皆盲於腹中

朴淳 判中樞

自請往于北道乘子母而行至行在所繫其子而騎其母而入子母相顧呼鳴不已 太祖恠而問之淳曰妨於行路故縶其子而騎其母矣哀鳴如是〻雖微物可謂知子母之情矣 太祖惻然不悦為其潛邸故人故留與局戲適有大鼠抱子墮屋至死不捨淳復推局開喻 太祖許之淳得命即

辭諸臣請追殺之 太祖授使者釖曰若渡興龍江則勿追
也時淳登船未及渡斬其腰而返 太祖大悔曰予不食言
遂決南還又畫半身而視之淳妻任氏自經死

端宗遜位

文廟末儲宮幼冲 大君強盛 文廟深憂之常抱儲宮于
懷徘徊于集賢殿顧謂成三問申叔舟等諸學士曰寡人千
秋後此孤專托於卿等諸臣皆感泣嗚咽未旣 文廟大漸
召相臣金宗瑞等孤托而昇遐宗瑞等共立儲宮是為 端
宗年方十三聰明特達蔚然有世文之風而顧命大臣金宗
瑞軀體矮多智人謂大虎時壽陽潛有受禪之志而畏宗瑞
者甚久密與權擥韓明澮等議之皆曰先殺大虎方可舉

權擥陽村近之孫贊成踶之子也光廟潛邸密贊靖亂之謀出入邸下日午方退宮人目之寒、美郎右相謚翼平

韓明澮字子璿七月而生刑体未具置敗絮中數漸就肢體腹上有黑痣象台府斗極少時遊山寺讀書有需護行早年失怙遊於松京靈通寺有老僧密語曰君頭上有光焰貴徵也權擘薦於 光廟而寵 光廟之愛姬知 光廟之有大志恐禍及己一日走身入 光廟房中入手衾中 光廟蒼黃失措因抱 光廟之腰密贊大計自此

壽陽遂與柳洙柳淑及宮奴林芸等往于宗瑞家閑語良久宗瑞之子承珪不移左右壽陽出至中門佯折帽角而請借之宗瑞使承珪入取之洙等因擊宗瑞仆地承珪奔救伏其上又擊殺之馳入敦化門時明澮守門鐘盡不閉以待之宗瑞絕而復甦裹瘡而乘婦人轎歷到崇禮明德敦義皆堅閉不得入壽陽慮其更使往尋之得於承珪房中宗瑞

臣不宜徒行將我軺軒來言未既而斬之還報壽陽于時申叔舟鄭麟趾等皆反付於壽陽壽陽以奏宗瑞謀反故未及啟而誅之云遂諷群僚頌己功德比於周公而分朝臣為生死簿付己者付於生貳己者付於死入宮見 端庙端庙驚起曰叔父活我壽陽曰此事不難臣當處之因召韓明澮部

或稱宗簿或稱醫員進見無時繫絲於宮奴林芸之臂引之則雖夜必入又薦勇士聊洙等三十餘人光廟比之子房遂成靖難之功其陰譎詭之狀與河崙霞美之事前後一轍三為功臣再為国舅領相上黨府院君謚忠成

分禁軍爲三重門使明澮持生死簿而名百官凡名在死簿者令武士椎殺之於是僚屬禁衛皆壽陽之心腹也端廟戰栗不能言手擎玉璽泣而與壽陽壽陽鞠躬謙讓者再三時成三門在傍捧首睇視良久遂尊 端廟爲上王出居別宮左右廊舍及宮嬪宦竪有知無知無不呼痛雖親付於 光廟者亦皆出涕叅判朴彭年仰天呼哭欲隕於慶會池成三門陰止之曰今者神器雖異而吾君尚在吾輩不死共為後圖圖而不成死之未晚彭年從之與河緯池李塏柳誠源俞應孚金鑕權自愼合謀自愼卽 端廟國舅時天使出來光廟欲與 端廟請使設宴于昌德宮彭年謀以成勝俞應孚爲別雲釖當筵擧事因閉城除其羽翼然後復立端廟其日適有

明澮所奏不用別雲劍世子又不扈駕而應孚猶欲擧事三問等止之曰若擧事於此地世子自景福宮動兵則成敗未可知不如更俟他日應孚曰事貴神速遲留則必有泄世子雖不在羽翼皆在此今日一擧盡誅之奉 上王以号令八路此千載一時不可失也三問等固止之曰此非萬全之策也遂止金鑕馳去與其妻父鄭昌孫謀曰今日世子之不扈駕明澮之罷雲劍三問之止密謀莫非天也不如先發告変僥倖得生遂同上変　光廟大怒亟命逮捕辭連者甚衆宗室

光廟既殺三問等嘆曰今世之逆臣後世之忠臣

大臣及 文宗戚支 端宗戚支三問等六人父子兄弟妻女至如宮寺嬪御數十百人並皆轘磔以三問等支体殉于八路麟趾等因請降 上王為魯山君安置于寧越西江清泠浦陪

往都事夜坐曲灘作歌而哀之俄而清浦有水患移住於東軒每登觀楓梅竹樓使人吹笛聲聞遠近又作子規等詞以寫哀究境内亢旱禱之必雨越民愛戴如不及未久錦城大君瑜謀復被誅於是獜趾尗舟明澮等交口請除魯山以絶人望遂遣都事王邦衍奉藥以往踟躕不敢入羅將頓足催之不得已而入伏庭中　端宮具翼仙冠袞龍袍御于中堂問所以来之故都事不敢對有一貢生常侍　端庙者請自當之以弓絃繫頸以絶之行未出門九竅流血而死侍女従人皆投郡之東江是日大雷雨烈風拔木黒霧漫空終夜不散其時有一村民以事入官過　端庙於路乗白馬騰躡而去伏地問官家將往何処曰吾將往太白山矣拜送入官則已

遇害矣其後光庙晝寢顯德王后来見曰吾子有何罪而殺之人殺吾子不能殺人之子耶未久世子暴薨光庙怒遂廢

昭陵之廢掘其梓宮投之江中

昭陵至 中廟朝始復之 端庙陵寢在於越中人謂魯陵南孝溫金宗直等累朝請復而不能得肅宗朝申奎上疏曰松楸無主楓哭時聞麥飯寒食空吞野老之哭春風杜宇謾入騷人之詞都下傳聞無不下泣遂復陵号爲莊陵廟号爲端宗又下教曰其時貢生當推大廷律矣或有姓名之流傳令該道奏聞後竟無傳云

金宗瑞 順天人号節齋左相

經理咸吉道而設五鎭一日夜宴有矢中酒尊人皆恐懼公自若曰賊人試我也 端廟初以顧命大臣與皇甫仁等同

死 英廟朝復官又贖古第還其孫以效魏徵故事

鄭苯 晋州人右相

靖難時謫樂安載其家主而行一日謂隨行僧曰精具一飯來將祭吾祖矣既祀盡焚其主俄而使命至公臨刑曰吾有二心則死後青天依舊不然必有異既死雲合雨作刑官張蓋而出 英庙戊子命録用公之子孫而不知為誰會大興鄭姓者訟山掘驗其墓得誌二片即光露之墓光露公之子也預知時事佯狂避匿及沒其子具書其事而埋之遺戒秘之至是發之故始得公之子孫

皇甫仁 永川人領相

靖難日乗軒過庙不下曰已矣已矣 與宗瑞同死英庙復官

朴彭年 叅判

靖難後出為完伯啓事於朝但書某官某而不稱臣事敗
光廟愛其才使人密諭曰爾能助我而諱初謀則生矣公笑
而不答公之死其子珣有娠而生男當死公之婢以其子易
之及長自首上宥之賜名壹珊其孫繼昌始錄叅奉繼昌嘗
於公之忌日夢見六人同來上堂其後遂設六位而祭之

柳誠源 校理

光廟殺宗瑞百官請褒集賢學士皆逃去獨公被迫起艸還
家痛哭事敗與夫人酌酒相訣入于祠堂不脫衣而自刎

錦城大君 瑜

魯山之遜也謫于順興與府使李甫欽相對流涕潛結南中

東国名臣錄曰稠字仲通權近門人也前朝魁科入我朝歷事四朝憂国如家常侍上王於豊壤離宮上王呼使前柱肩曰此吾之柱石也天性方嚴動慕聖賢鷄鳴興櫛終日對坐夜有俯兒盡取家藏雲公瞑然若泥塑家人頗以爲恨公曰賊有甚於

人士謀復 上王踰嶺而南令甫欽艸檄本州吸唱潛交大君侍女而盜其檄疾走上京豊基倅吳奪之上變錄用甫欽六來自首得免後竟以艸檄役誅大君及南中人士死者甚衆

許詡 河陽人石叅贊

相臣稠之子也宗瑞之死公流涕交睫及入賀托以齋日不食肉事覺謫于外未久被誅

元昊 叅議

端廟初服 光廟力請于上嘉禮諸節並於終制前行之公知其機遂謝病還鄉與世相絶及 端廟遜于寧越公就越之西界築室名曰觀瀾或臨流嘯咏或閉戶著書晨夕瞻仰泣以寓戀君之懷及 端廟運訖服方喪三年復歸原州舊

廬不出戶庭人不得見其面　光廟以戶議召之公以死自誓不應命坐必東向臥必東首以魯陵在於東也

此者來戰于心何暇遊言已外寇乎克己之功如此　端廟之殯投尸于江中隨水浮沉十指纖纖如玉郡人嚴興道有一漆棺盖爲其母預具也遂偷而葬之語出台奎錄

嚴興道　寧越戶長贈工判

端庙運訖往來街市晝夜號哭欲偷葬梓宮宗族畏禍無不止之公曰爲善被禍吾所甘心遂葬之

鄭保　延日人布衣

圃隱之孫也放浪不羈公之庶妹爲韓明澮妾公一日訪其妹問曰令公何往答曰方治成三問等諸罪人公曰此是何等罪人公若殺此人當爲萬古罪人明澮奏其言　光廟親鞫之公曰曾以三問等爲正人故有是言命轘之因問曰此是何人左右曰某之孫　光廟曰忠臣之後可特原之遂配延

日

金時習南孝溫成 三問河緯地俞應孚李塏 詳見于詩

燕山反正

燕山之即位也朝野稱其英傑獨金宗直棄官歸鄉曰。觀君

君之眼睛吾輩得保首領幸矣居未既為柳子光輩所誤起

戊午史獄屠戮善類及甲子之獄痛其母尹氏之非命呼哭

數日遂殺先朝宮嬪及献議大臣因肆行昏暴怒克均之

極言碎其骨而殺之憤趙之瑞之勉學收其尸而投江放逐

太學生徒而設淫祠於泮中選入八路娼妓而為淫戲於石禮

聞朝臣之妻稍有姿色則托以保護東宮招入禁中逼而污

之華其衣服使之謝恩加其夫之官級謂之王八債日對群

臣請其妻妾曰聞卿之妻甚美願為寡人霽眼其人從之則喜之不從則殺之朴元宗之姊即月山大君之夫人也亦為燕山所污慚而自殺元宗由是恨之時成希顔為燕山所悪數年不調遂生反正之意告其謀於元宗〻〻奮袂許之以吏判柳順汀有時望告其謀順汀遅違久之亦許之因遍諭朴永文辛允武洪景舟等元宗復告其所親沈順涇順涇恨其門禍之慘亦許之九月二日燕山將遊於長湍赤壁元宗等謀以是日閉城而廢之推戴晉山大君順涇告其母曰今日將閱武於郊願得酒乘醺而去母遂賜酒順涇跪進一盃曰此壽酒也其母笑而受之實未知其陰為永訣也遂閱軍器軍杖素嘗備置者盡取而行軍謀已成燕山適停長湍之行

希顔等以為事機已露不可中止且畏柳子光之多智使人告之若有遲疑則椎殺之然後来報云〻子光聞之戎服馳到且持油衫而来人未知其意及蔡遣軍將倉卒急遽無以為符子光尺割油衫以為符信又遣兵衛晋山第晋山大驚以為事敗将自刎慎妃止之曰諸軍馬首向外而立殆衛我也遂止希顔等陳兵于敦化門令辛允武辛勇士李藻等十餘人撲殺任士洪慎守英守勤守譕守謙時為開留令所在莅斬分軍圍闕平明百官皆集猶有不知所以者其餘禁中入直者捴管閔孝曾參知柳涇等皆出禁衛軍亦皆踰墻而出燕山坐于差備門謂承旨李堣等曰如此太平世安有他變卿其持鑰巡之堣遂逃出燕山見堣逃去前把尹璋曹繼

衡之袖二人佯為遜避之狀揮而走去從門竇而出元宗等皆貫之於是宦寺宮奴亦皆逃出宮中無復一人惟娼流宮妾相聚會議于戟門以慈宮命廢燕山而以柳順汀迎晋山于潛邸以戎服禦輦而出市不易肆父老爭呼万歲日午入景福宮即位。勤政殿是為中宗相臣金壽童泣謂燕山曰于老臣不死忍見此事然殿下失人心太甚亦復奈何典籍金銓亦為泣其餘張順孫等鼓舞於庭

光海反正

宣廟末召相臣李恒福柳永慶于禁中展一畫軸而示之乃寫老竹而元筍則甚粗惡傍支則甚清潤蓋宣廟以老竹自況而以元筍比光海以傍支比永昌大君㼁也其後果欲廢

李爾瞻戊午奸黨克墩之五世孫壬辰以光陵參奉負光廟時密步達龍灣上大加嘆賞毋丧矯情欺人大施其間隱故子弟貪婪受賂而渠則蕭然布衣蔬案讀書自號觀松堂或向以朝廷事則輒咏詩曰吾所不知當科則繼出賦表題及經書大文以濟其徒其子大燁不識一字賭東天輅李再榮而代製遂魁進士及文科天使言譯輩曰李爾瞻詐諂爾國並貢臣而李則秋風江上之狀許則老狗被縛之形其他臣僚而多爲亂爾主其無事乎攻

光海而爲其經歷壬亂故不忍且有李爾瞻旋力事遂寖然
宣廟及仁穆之鍾愛於永昌日甚月加光海心甚啣之未久
宣廟棄薨光海即位李爾瞻大被尊寵遂承光海之蘊憾陰
誘死罪囚朴應犀上變告延興府院君金悌男密謀推戴永
昌其檄文曰真龍未起假狐先鳴真龍謂永昌假狐指光海
云復搆李廷龜黃廷彧等七人皆被重刑李恒福鄭蘊等爭
之不能得遂殺金悌男而安置永昌於江華使府使鄭沆燒
殺之於是進士李偉卿首發廢母之論鄭仁弘韓光純白大
珩等相繼庭請遂誣　仁穆以進毒於　宣廟數其十罪比
之哀姜文姜錮于西宮大行謀以大儺之夕火燒西宮　仁
穆夢　宣廟臨教曰賊黨方入不避則死仁穆說其夢於宮

晋與其三子踰墻而逃及漢江換着艸笠走至利川利北峴被執伏誅仁穆天姓強戾而溺愛於永昌及其永安尉拒迫光海不以人子畜之遂致西宮之變仁祖反正後克盡孝恭而不必盛悟徽索喜怒交人不堪曾請嶺

人宮人請身代之仁穆從之避於後院深处俄而凶徒亂入燒殺宮人而不知仁穆之得脫也相臣朴承宗多率下人追逐羣賊故賊不得窮搜於是同知金鎏等舉義以仁穆之命廢光海而立 仁祖光海大驚曰大妃尚在耶喚我崔宦来崔宦者光海之寵宦也居常鮮衣推食謂出死力至是召之已逃出迎駕矣光海憮然自失遂放濟州或云江華誅爾瞻及其黨朴燁鄭仁弘等八十餘人

倭亂 宣朝壬辰 壬辰春歲守本国分野

日本之國七道六十一州六百十一縣去我國水陸四千里其俗信鬼神事浮屠男子剃髮婦人委髮貴人及女子皆漆齒跣足赤頂膝行匍匐為恭而無拜禮其民皆強暴好殺周

南一道罰興永安
又於甲子适変曰
适非李氏乎盍
於彼吾不失太母
之尊遂而駕入城
仁廟氣塞不能言
一日語梧里諸公曰
光海其宗無恠
朝野會通曰
宣廟之昇遐藥
餌自東宮而来

幽王時神武天皇者立國為始祖秦始皇時徐福入其國為
黒齒別種漢武帝時始通中國隋煬帝時朝貢稱以日出処
天子致書于日没処天子其驕悍桀傲大率類此唐乾符三
年清和天皇者賜其子貞純姓源氏源氏之擅政為関伯始
此天皇者号令不出城外守空名食十一之税而已大小除
拜皆出関伯而用天皇印章来謝恩除高麗末累為邊患而
不甚為熾及我　世宗朝通使修禮成宗朝命李亨元為使
至對馬島以風水得病遂命致書幣於島主而還自是不復
遣使彼使至則依例接待矣其時有信長者為関伯将出獵
于野有一人酔卧樹下左右欲殺之其人有辯應答如流且
形貌奇偉信長異以問之乃源氏家奴販魚者平秀吉也叔

令養馬名曰木下人其後累建邉功終損國事遂殺信長而
逐其子自立爲幽伯陰有侵犯天朝之意欲陷我國爲根本
然後覦兵中國乃曰我使每到朝鮮而荅使不来此鄙我也
陰遣平調翊等詳覦國邑山川之形復爲兵曹書吏以覦兵
糧器械文案符信等節復遣譎康廣来求通信書辭甚傲所
過城邑兵民執鎗夾通以示軍威康廣笑曰爾國鎗竿太短
矣至禮曹設宴康廣散胡椒於筵伎工争取之無復倫次康
廣謂譯曰爾國亡矣紀綱毁不已何待其餘乎措与前倭使
大不相同人皆恠之及壬辰四月大㪯入寇遣清正平行長
小西飛等水陸並進八路三京無不沒溫車駕西幸體察使
柳成龍薦加里浦僉使李舜臣即拜全羅左水營節度使俄

拜三道統制使以龜船行戰〻無不捷前後十餘戰沉倭卒三十萬于洋海以斷倭之水路以故行長雖據平壤而勢孤不能進逼義州因遣李德馨尹斗壽等乞援天朝帝遣李如松楊鎬麻貴等前後相屬於路血戰八年僅能平之及大駕入京之日崇禮門外蓬蒿彌滿白骨如麻所存殘民無復人形士大夫家無不被虜見污有犯者不得與無犯者通婚

宣廟患之令貴戚子女爭相通婚由是舊家大姓多爲完族倭之初入兇也漢都居民依舊布市相與販賣或有依賊而作奸者及平壤之敗懼爲內應全城屠戮其後又憤幸州之敗逢人便殺割鼻漬塩歸于其國積于大佛寺作一卯陵

世宗朝征對馬島倭移之三浦相臣許稠泣諫曰倭奴譎詐生齒漸繁必爲國害及李再三言之 世宗末申叔舟使於日本而及其死成宗親臨問曰欲有所言乎

對曰願国家無與日本失和及 明廟初南師古出遊于外仰天嘆曰殘害我国人生矣秀
吉以其日生及 宣廟初判書李珥請置都下守衛兵十萬曰不久將有土崩之患矣
朝廷不能用珥又見 宣廟謾興詩曰十年後當有西辛之变未幾灾变荐生魚海奐族
移産于西海有星隕于訓錬院聲如巨雷大同江水血沸三日雲峯良岳峙血岩有血如
漬又有神降于甲山蓬髮鉅齒朴守菴枝葉曰不久東方大乱又曰白岳山夜又降于李承
旨恒福家又有李濟臣者與本倅遊于摩天嶺鬥鳴有聲鬥盖飛升如有神濟臣曰
不火食之象也散財與貧交曰將大乱多積何用又姜承旨緒謂人曰大乱作矣 殿下辟氣
之間其兆已見辛卯倭使來傳国書有天下旼朕一握等說趙重峯憲請斬其使且陳
倭必動兵之由朝廷以為妖言下于禁獄又曰 宣廟夢女人戴禾入宮鄭松江徹曰女人
戴禾於字為倭恐有患又有人灼易得訟卦云文巧俗弊將及大質僵尸如麻血流漂杵
人知其毋不知其父壬辰三月健元陵望祭時陵上有聲甚異若噫嘻然月餘不息又有怪
鳥環闕哀鳴其四月倭人越海以我国人為鄉導無遠不到所謂幽隱之地反被酷禍至於北
道勢如瓶項一入不得出反不如平地之可走也洪承旨瑞鳳妻祖黃廷彧陪王子向北道其子赫
謂瑞鳳曰舉国被盪無地安身請與我北行洪請於毋夫人夫人曰国失其守王子賊鋒所指甯
聘家外事多誤吾家寧為餓死鬼不為無頭鬼也遂入淮陽山谷間其後黃沒而洪全
宋判書猶壽當乱埋安東夜諱人隣人疑其貨宝掘而發之其宗人集畫掘坎納主於甕中
相對哀哭隣人驚愕然後埋之遂不見發於乱中

趙憲 号重峯 提督官

善觀天文知壬亂之將作以石置盒器中令内子戴之而習

勞曰庶可以逃亂辛卯秀吉遺書我國辭意甚倨公持斧伏
闕請斬其使待命三日叩頭石礎流血被面人皆笑之公曰
明言此時逃竄山谷始思吾言矣朝廷以爲妖言命下于獄
一日東南有聲如雷公哭謂人曰此所謂天鼓也倭將動兵
越海矣明年四月亂作遂往湖左而擧兵義兵雲集本道監
司尹先覺恇㥘無謀且忌公之成功阻撓軍務麾下義兵多
所拘囚只餘七百義士從而不去公知事不可爲遂與僧將
靈圭及七百義士往于錦山人或謂公曰錦山之賊精銳數
萬不可往也公泣曰君父何在敢言利鈍也遂進迫倭陣靈
圭有勇力遇賊先登無不披靡其餘七百義士無不死戰交
鋒半日賊三進而三北俄而矢盡日暮吏士無人色賊盡銳

筴之攔入帳下左右請逃出公曰與其逃生寧爲義死援桴鼓士士爭趍死空拳相拍無一移次者遂與靈主及七百義士相枕而死倭兵死亦過當哭聲遍野居四日公弟範潛入收尸面色如生不知其死之久也

邊應井 海南縣監

與趙憲約討錦山賊及至錦山憲已死公嘆曰安有與義士約而負之不俱死也即提兵抵城下格鬪而死

宋象賢 礪山人号泉谷東萊府使

壬辰爲東萊倅萊爲倭人越海之初境數十萬衆聚於孤城累棋壓卵未足以諭其危公勵氣巡城神色自若倭人書板示人曰戰則戰不戰則假我道公曰死易假道難倭將平朝

翊者嘗爲兵曹書吏公時爲佐郎待之甚厚朝翊甚德之至
是潛入圍中請與逃出公以義却之城遂陷公踞胡床具朝
服寄書家中曰孤城月暈列鎮高枕君臣義重父子恩輕倭
兵環立逼之公以靴尖蹴之遂遇害公之死後莱城東門紫
氣横空積年不滅

李舜臣 德水人統制使号 謚忠武

少時遊宦於京寓於市人家徹曉讀兵書時兵判李珥過其
家而異之招其主人而問之主人曰乃吾客李内禁也珥還
家使人請之公曰大丈夫何以兵判爲見也珥大奇之親造
其舍而相見乃一端雅書生又姓親也遂請僑於其門待之
甚厚一日副學柳成龍来見珥閑話良久珥曰君欲見經濟

三韓人物耶因招公使之相見及壬辰之亂珥已卒而成龍
爲體察使力薦于朝以加里浦超拜全羅左水使俄陞爲三
道統制使交兵對陣必以龜船行之其制設板於大艦以通
行路上下旁邊皆蒙以板而覆以物矢道炮道於其中穿之
自中馳財無碍無患自外攻之莫敗莫傷突入賊軍人莫敢
抗前後奏捷相屬於路時元節度均忌公成績交結權貴誣
公以玩寇不進遂拿下禁獄而以均代之均之官變更法度
破壞措置麾兵而出戰于洋中一敗塗地沉精銳四萬于洋
中身亦不知死於何処於是嶺南湖南都入波盪閑西海西
無不荷擔朝廷大懼不知爲計判書李恒福抗言于朝曰今
日之策惟在復用李舜臣而已安有他策也於是起公于禁

獄復拜統制使公單騎赴任軍資器仗盪無餘存招集流民
數百口不作軍仗先作庐舍人不知其意俄而流民聞公復
為統制使啟之如市遍入庐舍無不安处公分糧飼之勸兵
訓之組練閱月復得精兵數萬因與倭人相迫前後二十七
戰皆捷分其首虜以與天將俾分其功天將無不悅服一日
結陣於海港要隘處公親巡水勢急令移陣〻於他處倭人
覘之遂移陣〻於其港明朝視之倭船累百艘無一存者人
皆怪之問於公〻曰古詩獨毒龍潛處水偏清那处水勢甚清
必有蛟龍潛伏人馬之溲溺鼓鼙之喧鬧竜必怒起竜既怒
起船得無恙乎又一日令軍人各持長鑣亂船底朝日視之
浮尸滿江人問其故公曰倭人計窮必使善水来鑿吾船鑣

以斫之渠得不死乎公之神筭妙畫大率類此戊戌春天將陳璘等被圍於閑山島公一擧救出還坐船上不帶甲而督戰有流丸洞背而出公歸卧帳中謂其姪莞曰愼勿言我死延去餘賊殲盡而後方可擧哀言訖而終莞從其遺命破賊而發喪陳璘愛公之才而感公之救將欲入謝及聞凶報自投於地者三軍民褊俾無不痛哭聲振洋海天將聞之者亦皆下泣公之沒時年五十四有大星墜于海中聲如巨雷

劉克良 副元帥謚武毅

公之母相臣洪暹之私婢也父死後公登武科歷盡淸顯一日謂公曰吾本某宅婢誤碎金盞懼而逃去遇汝父而生汝公大驚卽日上京往于洪相家伏陳厥由請削科爲奴洪力

拒曰君非吾奴何出此言公固請曰毋既言之何敢冒俗而
背主洪甚義之為放良文券而給之公猶称以舊主宰邑師
閭饋献不絶於道每謁見自滞步進所献之物手自持納甞
為衛將分軍洪適有所議遣人傳語公欲起去総府曰分軍
國之大事安可起去公曰舊主命召何敢不去遂去之一座
驚嘆公自少讀書過目不忘金艾軒時献精於易理辛卯以
兵郎入直時公亦入直夜設酒饌相對劇飲因談陰陽変化
之妙其説層奇艾軒大驚服醉不能畢其論明朝早起叩之
公大驚曰吾本武人不知理學況醉裡狂言不能記憶也終
不復荅壬辰車駕西幸以申硈為元帥公副之以防臨津倭
人伏戎示弱而誘之硈欲渡水追之公固爭曰夷狄仁義不

足而由狹有餘追之則必墮其計矣碚不聽而濟江公不得已而共濟伏兵四起全軍皆沒碚亦戰死公下馬坐地曰此吾死地也彎弓射賊矢不虛發賊大畏之不敢逼移時矢盡賊兵圍之如堵公曰吾以清白身體終爲夷狄加刃耶遂自刎亡

申砬　巡邊使

形貌奇魁威武出衆　宣廟初爲穩城府使藩胡尼湯介作亂連寇六鎭公勒兵與戰盪其巢穴胡人畏之不敢近北邊者累年壬辰拜爲巡邊使以防湖嶺諸路從事官金汝岉獻計曰夫鳥嶺者南路之天府也提兵先據則倭人雖有百萬之衆不能逾也公曰君之計善則善矣吾據鳥嶺倭人無所

李提督如松過鳥嶺而嘆曰有險如此而不能守申總兵可謂無謀

可注必據嶺南而肆毒嶺南之民獨非吾之赤子耶且彼步我騎不如蹤之踰嶺陳於平原曠野以騎突之一擧可得以盡殲之遂傍彈琴臺背水而陣於是倭人踰嶺而西勢如風雨皆荷鳥銃而來公望見笑曰賊衆雖多皆持杖者也麾軍迫戰〻方酣炮聲四起人馬草靡師遂大潰公與汝汸策馬而戰格殺數百人遂從彈琴臺投水倭人列立放箭公怒遂自水中聳身登岸復殺數十人如是者凡九度而死公之子景禛以武臣爲大提學領相靖社功臣平原府院君汝汸之子瀣爲靖社元勳領相

郭再祐 玄風人布衣

公即監司越之子南溟曺植之孫壻也幼時隨父赴海州一

日泉流庫有紅錦一疋光彩異常越取而與之曰日後必有用处矣及壬辰之乱年四十餘矣遂興義兵以紅錦爲袍刀丸不能透自号天降紅衣將軍出入賊陣馳逐如飛賊不能傷義聲大彰湖右數百里耕作不廢烽烟不驚皆公之功也右道監司金睟自称勤王行至龍仁而遇賊擲去金貫子而逃去公列其七罪奏聞行在睟怒令軍中流言目之以賊招諭使金誠一馳啓下之朝廷温諭和解陞爲慶尚左道節度使請修山城朝廷不許而陰遣中使察其動靜公内甚疑惧丙申與金德齡辞連於李夢鶴之乱謫于靈岩而宥還時德齡已死公知事不可爲棄官觧兵托跡道家就鷲嶺爲棲息之所扁其堂曰忘憂永絶火食時或小食即以耳鼻還吐

累拜嶺伯統制使不就年六十六而坐逝雷震傍舍異香滿
室

金德齡 光州校生詳見于詩

金千鎰

屛居羅州聞京城不守車駕西幸選得義兵數千死於晋州

高敬命 府使号霽峯

霽峯初付於李樑及樑之敗正言李山海手戟不能艸制而霽峯直筆書之少無顧恋士論薄之沈屈數十年若壬辰之乱則其大節恐無可觀

自少遊宦沈屈下僚者三十年拜東萊以非罪罷黜廢居光
州與學諭柳彭從事安瑛起兵光州同日同死次子縣監因
厚同死長子從厚與金千鎰同死女嫁盧尚龍丁酉罵賊死

沈岱 監司

出入奉使不避艱險嘗與京城民合謀復城事覺賊懸其首

於鍾街六十日面色如生追錄扈　聖功

元豪　防禦使

與利川府使邉應星合兵戰于驪州馬灘兵敗投壁而死後

贈兵判孫原平府院君斗杓

曺好益　号芝峯李滉門人

都事崔滉以籍軍到府差公爲檢督而病不能察任滉怒以

土豪啓聞配公于江東公怡然就道闗西學者坌集蔚然有

西河之風請由歸省路過京城崔出見握手曰聞君居江東

無一言怨我真知命君子也入侍爲　上言之請召用之未

及肴還當壬辰之亂車駕西幸召拜禁府都事路遇柳西崖

語及王事淚下如雨西崖嘆曰食祿之人反不如草野之人

因謂公曰勤王不如討賊公歸與門徒呼諭得五百人每翔率士卒西向哭拜出陣中和祥原斬獲甚多時中和人林仲良亦舉兵討賊賊為偶人二箇加刃其上曰爾為曹某乎林某乎其畏憚如此

休靜　号西山大師

倡率僧徒數千人謁於行在命為八道都摠攝傳檄諸路寺刹健秃勇衲無不来付於節制使權慄幕下三軍依而為重

惟政　号四溟山人

避世於金剛山表訓寺容貌魁傑性度恢豁倭入山中群僧皆走惟政凝坐不動賊不敢逼合掌致敬而去悉起山中僧徒西赴勤王善於警備勤於力役不曾潰散諸道賴之又有

膽智累使倭陣倭人信服

适乱　仁祖甲子

李适完山人也為人麁卒多權而家貧落拓年至三十以責
祟為生一日以悍馬載祟往于　仁祖潛邸而責之陰蹤其
纔滿庭花盆都被蹍碎而端坐不呵禁适心内大服陞堂陳
系遂得親寄而預於靖社之謀義舉未及完就而光海風聞
之將發拿鞫之适急以白金五千兩納于光海寵姬李氏俾
緩其獄遂以其夜掃盪宮禁放光海立仁祖反正後出為平
安兵使适鬱〻不滿其意遂與王子瑅為推戴之約復結龜
城府使韓明璉起兵陷京城上幸公州命張晩為都元帥軍
於峴鄭忠信曰無論成敗一戰烏可已也南以興力贊之晩

涏之陣於北山适令軍中曰破此賊而會食於是邊滃手釰督戰〻方酣西風大作明璉所帶降倭乱放鳥銃烟焰爲西風所驅翻作大霧适兵目不能開俄而明璉中丸而退适易次旗幟而動南以興在陣後大呼曰适敗矣賊遂大潰适夜出水口門遇廣州牧使林檜於三田驛而脅之檜怒罵不屈斷其舌而殺之鄭忠信與柳孝傑等追至利川适黨奇益献殺适及明璉而降傳首行在縊殺王子瑅仁祖之反正蒼遑罔措不能陞御榻适從旁先登曰何不如是速登也左右失色仁祖亦大惡之黜爲平安兵使云

胡亂 仁祖丙子

宣廟末鄭忠信使建州而還言此虜必爲東國之患及光海己未天朝遣都督劉綎討建州徵兵於我朝光海以姜弘立

姜弘立晉州人相臣士尚之孫東伯紳之子也狀元紳善於推數常曰亡吾家者弘立也臨行老母年八十餘泣訓弘立曰汝家爲木世臣

無以老母之故懷忘也弘立到深河稱以密旨載而降及甲子聞韓潤言逆賊請人而入寇臨歲弘太始贈以金印曰先生同行佩之以為假王弘立大喜及到本国家屬如舊牀父綱親至軍前泣語弘立父母之国不可背有以何顔拜於丘壠而嫂氏臨別之言又忍忘之耶弘立投印于火而嘆曰吾為韓潤所責犯逆天之罪也北敗数

為元帥金景瑞副之以應天朝未既都督劉綎敗沒弘立與景瑞不戰而降虜右營將金應河死之天朝詔封應河為遼東伯　仁祖初韓明璉之子潤亡入胡中謂弘立等曰本朝盡殺爾等之妻子願與我乞兵報仇弘立許之丁卯金人遂以弘立為元帥大舉入寇陷義州執府尹李莞烹而祭天又執判官崔夢亮誘降不屈殺之進逼圻輔上入江都世子如全州厚恤姜弘立等妻子以請和金人許之屠戮関西諸邑而歸丙子龍骨大馬保大稱以仁烈王后吊祭而出來言其僭号之事掌令洪翼漢請斬其使胡使逃去京城老少爭投瓦石以逐之関動一日朝廷遣人請留不從而去是年十二月初六日遂大舉入寇邉烽如星而都元帥金自點不即啓

年夏悔成疾而死

李莞忠武公之姪少時稍有將才以戡兆父之事至是老昏無能惑於府妓泥醉未醒遂爲清人所執

金應河安東人弘立之行以左營將從之及弘立等之行梯不屈倚柳射賊時有金鐵賢者以知印伏於甲裏拾矢而供俄而矢盡將軍曰爾欲走耶對曰不敢〻〻遂同死于柳下清人畏其善射翌日始至柳下而

聞邊臣奏文金人皆於中道奪取故朝廷漠然不以爲急金人称以講和長驅疾馳越江九日進至長湍起復沈器遠爲留都大將命鳳林麟平兩大君陪宮嬪及廟社入江都上問相臣金瑬曰江都驗察之任當屬何人對曰臣之子慶徵可以任之遂命慶徵爲驗察使入江都上出崇禮門欲入南漢賊鋒已及於延曙驛判書崔鳴吉自請往問動兵之由以稽其行上乘間出水口門黃昏始達山城從臣數十人而已時議猶以往駕江都爲宜上乘馬出城馬忽戰掉鞭之不行上曰此甚異常按轡回程其行如飛遂注于山城使人間覘之胡人知上之必入江都伏兵邀於路也先是金慶徵之入江都也其母妻皆乘屋轎婢皆着剪帽卜駄五十皆用京圻夫馬

視之面色如生須髮皆張天朝封將軍為遼東伯朝廷復鉄賢十世

九菴曰建州之役若無金應河之死戰環海數千里淪為禽獸之域

萬曆戊午白氣犯旄頭經天明年天朝提督劉綎敗沒本朝姜弘立等降虜甲子長湍以西至平山大雨雹小者如鷄卵大者如人面梟眼皆俱丁卯胡兵長驅至平山洪命

一婢馬碩見落以為不善護行杖京陪吏於道上嬪宮上下至甲串不得渡留岸上二晝夜上下凍餒嬪宮於轎中大呼曰金慶徵忍為此事乎舟師大將張紳言于慶徵艱濟津渡慶徵既入江都日與親屬酗飲談戯每揚臂大言曰父為都體察兒為都驗察為國任事非吾父子而誰大臣或有所言則曰避亂大臣有何指麾進士尹宣舉沈熙世貽書責之曰薪膽即事盃酒非時慶徵怒不采用盡散軍校令還其家甲串以下燕尾以北無復一人持杖者或有言軍事者慶徵大笑曰江氷尚堅賊能陸地行舟耶丁丑正月二十一日通津假守金邇報曰金人以槖駞載舟欲渡甲串慶徵怒以為亂言將斬之俄而甲串把摠所報亦同慶徵始有懼色分給火

者等敗沒戰場當人面雹之地乙亥丙子災異尤多旋頭落于關西化為石大如狗頭金化兩雹如人面鳥雀多雷死震仁政仁慶宮別処及迮熱府人多震死川渠水溢人家多漂蛙多相鬪蛙成丘嶺南冬雷震木火經日不滅是年臘月朔兵東侵主上屈膝

藥鉄丸量錢較分箇〻置簿又不給軍兒翌日〻三竿單兵
始出其數零星又皆空拳或曰本府軍兒積如丘山何不為
慶徵曰此皆父親所備置何可任用張紳見賊勢甚急御而
不戰遂順流逃去千揔具一元罵紳赴水死趙翼李行進奮
欲一戰而事無可為自投于江船人拯之而生領府事金尚
容自焚死金人如入無人之境〻〻作隊但見釼光閃〻鼓
聲東〻遂破江都逼出嬪宮及士大夫家屬其餘城中男女
並皆驅出蹤兵御畧直向南漢而去張紳金慶徵之母皆死
於亂軍中時朝廷徵兵于各道兵水營而無一人至者判書
崔鳴吉首唱和議副夅鄭蘊等斥之不能決諸軍將卒聚于
行宮請出斥和臣以賜金人不肰則使之臨陣退賊体使懇

諭退去二十六日崔鳴吉金蓋國注金營金人以江都守陵宗室珍原君及内官出示之曰吾已取江都云云鳴吉還報其事士大夫家眷在江都者無不掩泣景色慘慘不忍見遂定下城之策金因定歲幣及斥和臣而去始配金慶徵而賜死復遣獨步于天朝以達事由東國男女被虜並皆贖還士大夫家眷贖還者朝議有可絶不可絶之論崔鳴吉曰絶之則寃女必多矣上因命依壬辰例使之同居

清之先本靺鞨遺種在我北界肅慎之地俗稱野人國有生女真熟女真我国平山僧令俊者逃入生女真娶六十未嫁女生子古乙世傳俊墓在平山綿惡山子坐原平山人葬其父於是墓砌下一夕大雷震出其柩於山下至後孫阿骨打国号金其弟吳乙買執宋徽欽而北歸九世至守緒元宋合兵滅之至明萬曆間守緒之後復強國号後金入塞寇擄李成樑殲之虜其子哈赤而歸哈赤謹事成樑樑以其父残衆與之哈赤討阿郊夷克五十等以献加龍虎將軍之号哈赤既得名号誇東耀夷其勢復強遂兇圖外為袁崇煥所敗忿恚疽發背而死立世子貴永介貴永介讓於其弟洪太始其孫有魯花赤即俗所謂

奴羅治也奴羅治之子汗ミ之子順治也

仁祖初張晩巡西邊到宣川采果木而獻其莖有董王春三字ミ劃分明如人所書色如漆朱狀入咸興之丁卯雱陷義州黄州平山等邑鞫為茂草丙子南漢下城在於正月人謂董者千里艸也王春者正月也其事始驗云平壤林莖又有董王三字丙子有金山ミ三字丁亥又有古月滅於魚羊六字江都古有濟津及丙子清人自濟清津濟師果川古有沒壓窟及丙子楊果民數百避兵入其窟清人以火焚之沒数盡死

南漢下城也上與櫬御壁從臣皆披髮跣足往見清主汗八拜九頓首時韓潤在清主之側見上之乞和脫兜投地曰為誰着此ミミミ因曰爾国歲貢穀樹種三百石可存宗社占當貢之潤曰唉穀樹亦有種乎昏愚如此安得不亡也因孔鞭者三清主笑曰卿可謂東方之伍子胥云

洪翼漢 丙子三月金人来言僭号之事公以掌令上疏請斬其使死於瀋陽
詳見于詩

洪命耉 李廓奉使在清ミ人請叅賀班爭之不得拜舞呼万公以箕伯
請充軍梟示

吳達濟 丙子以校理斥崔鳴吉後死於瀋陽
詳見于詩

尹集 丙子以校理斥崔鳴吉後死於瀋陽

金尚容 光海朝不叅癈母庭請丙子以首相入江都城陷脫衣授從者曰以授吾兒揮
去旁人遂擾火藥櫃而自焚 号仙源安東人

權順長 金尚容之死公曰大監獨為好事耶遂同焚

金益謙 與金尚容同焚

金尚憲 金尚容之弟崔鳴吉草和書公裂之痛哭欲自經救之而免被囚於瀋陽六年而還位至左相　号清陰

沈光洙 丙子以參奉上疏請斬崔鳴吉

義昌君珖 宣廟之八子也伏地請曰世子往于虜營則臣當碎首於此上泣下

象村欽之子 **申翊聖** 甲子亂公州仁穆大妃中途回駕入于閭閻一下惶懼上至水原氣塞不能言公自請往迎馳入城時永安尉洪柱元獨在仁穆之側公厲聲謂永安曰外議皆以東朝之回駕為君之罪案君獨知東朝之可恃不知王誅之難逭乎永安大惧入言之大妃亦自內聞之恐怡禍於永安遂出城及丙子言於仁廟曰世子下城則臣當執馬轡而死上曰雖欲有為廟堂皆醉矣奈何公曰何不去醉廟堂而用不醉者乎

美村宣擧之父 **尹煌** 丙子以大司諫疏攻崔鳴吉及清人索斥和人公自首待命

尹烇 丙子以弼善殉節於江都　煌之弟

尹文擧 丙子以正言斥和及清人索斥和人公上疏請代父而往煌之子

鄭蘊 光海朝極言被斥及丙子上數金自點之不勤王之罪請斬其首又數崔鳴吉國書稱臣之罪曰臣雖不能以手板擊殺之不容於同席間參議李敬輿入陳死囚之策上不用公拔佩刀自刎刃沒于腹上令御醫治之不死強起上短劄以傳國寶攻天朝二事爭於清為言入金猿山結草為廬種秫自給每歲不近新曆花開草長以驗時序 號桐溪官至吏曹參判

金益壽 疏攻崔鳴吉

金益熙 疏攻崔鳴吉

李行遇 疏攻崔鳴吉

洪瑑 疏攻崔鳴吉

李尚吉 光海朝見忤於李爾瞻謫豐川甲子為箕伯誅适家屬十三口於安州丙子八于江都嘆曰宗社亡矣何忍苟活遂入城而死年八十一 官至工曹判書

李時稷 號竹窓殉節

宋時榮 主簿殉節

沈誢 丙子公之姪東龜船請渡公曰吾夫婦年皆七十避匿得活不亦苟乎謂夫人宋氏曰情同百年義共一死我爲忠臣君不爲忠臣婦乎夫人曰夫死於義妻死於節潔身同歸宗𠩄甘心遂相對而縊 官至都正

李嘉相 廷龜之子丙子尋母尸入江都而死

鄭洙 澈之孫殉節

閔垶 洪晬元 金壽南 柳忠傑 柳炳烈 忠傑之子

姜渭聘 鄭孝誠 鄭百亨 掌令同縊 尹遲 集之祖

尹棨 集之兄同殉

鄭雷卿 陪世子在瀋陽與書吏姜孝元謀誅鄭命壽爲龍席𠩄覺礫之於境世子救之不得執手泣訣公望闕四拜復爲老母四拜從容就死年三十六臨死血書戒其子勿讀書勿赴舉

李起浡 牧隱之後丁丑以獻納還鄉不起

李興浡 以司諫棄官不起

柳興龍 号塾翁丙子下城後痛哭入山不仕

金是榲 号陶淵薦授參奉不起自称崇禎处士居安東四十年而卒八男七女子孫百餘人

申曼 号舟村丙子避業

方物

黃金 一百兩 白金 一千兩 白米 一萬石 各色細紬 二千疋 白紵布 三百疋

各色細布 一萬疋 麻布 四百疋 布 一千疋 好大紙 一千卷 小紙 一千卷

水牛角面 二百部 好腰刀 二十六把 五爪龍文簾幕 四張 環刀 二十把

各樣彩花席 四十座 丹木 二百斤 胡椒 十斗 茶 一千包 豹皮 一百張

鹿皮 一百張 獺皮 四百張 青鼠皮 二百張

丙子後始貢而懷恩之女為汗第六后後賜寵臣皮牌

博氏懷恩為上使因其女減米九千石

分黨

南師古号格庵閑東人也少時遊蔚珎佛影寺遇一異僧授訣洞見玄機嘗遊嶺南忽仰天大呌而墜馬曰殘害我國人出矣平秀吉以其日生又曰乘白馬者来我國幾亡壬辰清正乘白馬而来又曰倭亂若起辰年猶可救也巳年則不救矣果以壬年而起又曰社稷洞有王氣宣庙自社稷洞入承大統又曰原州東南有王氣光海外父母家庙在原州祖又曰癸丑王子亡於海島其年永昌沒於江華又於甲子曰明年當封泰山文定王后葬於泰陵又曰己丑湖南侍從鄭姓火生人謀逆汝立丙午生又曰今年少微星無光南濵曺植卒其推数明驗大率類此明庙初李山海遇師古于野班荊

而語師古西指鞍峴東指駱峯曰朝廷將分東西之黨駱者各馬也其終皆散鞍者革而安也又在城外其黨多失時必因事而後起終皆磨滅矣山海未以為然居未旣青陽君沈義謙以東朝至親欲擅朝政籠絡縉紳相臣李浚慶深憂之及其病革上䟽陳四事其一請破朋黨之漸也 宣廟召諸臣以示之於是外議洶洶以為貽禍士林判書李珥投䟽攻浚慶曰蔵蹤匿形鬼說蜮談媢疾之嚆矢陰賊之杰熾古人將死其言也善今人將死其言也惡三司交章至欲追奪副學柳成龍稱曰大臣臨死進言不當則卞之而已至於進罪則決非朝家待大臣之體也事遂得已而士林因指浚慶為醜正之人不得全其名節未久義謙為舍人因公事往于相

沈義謙號艮庭
金孝元號省庵

李樑國舅沈鋼之婦弟愚而多氣明宗驟加推用以抗尹元衡嗜利之徒無不從靡然凡一艸一木之可玩者納于門中以結

上忌將起大獄貽禍士林義謙即樑之甥姪初出仕路欲反樑所爲陰與奇大恒謀之大恒亦鋼之戚姪使鋼達于慈殿遂劾樑

臣尹元衡家元衡女婿李肇敏與義謙相親引入其書室〻中寢具甚多義謙問是何人寢具肇敏隨問而對其一即金孝元也義謙心鄙之曰安有文學之士乃從權門無識子弟遊乎決非介士也其後孝元登魁科才名日盛持身清苦士林無不推奬而義謙嘗於李樑之獄有扶獲士林之功前輩士流亦多許之吳健欲薦孝元爲銓郎義謙嗛前事阻遏之孝元由是坎軻居郎僚六七年始得爲銓郎其時有薦義謙之弟義忠於銓選者孝元不許曰銓選豈外戚家物而沈門然後必爲之也於是朝論遂貳右沈者謂之西人以義謙家在白門也朴淳鄭澈金繼輝辛應時尹斗壽尹根壽洪聖民等付之右金者謂之東人以孝元家在駱山也金宇顒許曄

逐之

休庵曰東西家是亡國之禍胎

李山海柳成龍李潑李敬中鄭仁弘等付之互相引揚朝著不靖李珥悔前疏之失必欲調停之往見右相盧守愼曰兩人皆是士流非有邪正之可辨只因浮言之交亂以致朝著之睽貳似當出外而鎭之守愼然之箋達於上黜義謙為開城留守孝元為慶興府使復以慶興非書生所鎭改授富寧珥之意蓋為和解消融而時論以為天下無兩是兩非之事前輩尤珥之不攻後輩尤珥之不用孝元于時宋應溉朴謹元許篈謀攻珥而會于金宇顒之家珥以兵判往于宇顒家諸人皆避於夾室金接見閑談珥曰令公近有吟咏耶金曰有之因誦簾外落花撩亂飛之句珥曰此句無乃風波之兆耶金曰然方彈大監矣珥曰奏草可得見乎金曰何難之有

宋應溉攻珥曰珥本一緇髮也斷棄君親得罪人倫化身還俗托蹤權門只知死黨不知殿下青華子曰黨禍之牢不可破三竄不得肆其責鄭澈與白惟咸李春英治己丑獄搏擊異議者殆盡時有金憑者全州人李興汝立不相得成隙已久而素有風眩日寒輒淚汝立之戮也金序百寔列觸寒流淚澈

從窓隙索艸以示之珥展讀一通曰臺啓發吾當出城好作淵別矣遂起去應溉等因攻珥謂誤國小人竭力排却不遺餘地宣廟怒纔竄三人而珥亦決西歸之意黨論牢不可破東人進則西人席捲西人進則東人席捲聚則政事不論是非而爲之散則紛紜毁斥都無措置此爲東西分黨之始末也己丑鄭汝立之獄西人鄭澈爲推官窮治苛虐所延者甚衆東人大悪之遂擊去竄之及壬辰之亂擧國土崩可謂胡越同舟之時而上西幸至臨津問曰成渾之家去此不遠而予未得見甚可恠也李山海對曰此人不知有君久矣進至松京父老請召鄭澈於謫所上許之而召還東人一邉竟無一人協助及至義州上作詩示諸臣曰痛哭関山月傷心鴨

共惟咸以為哀泣搆殺之自是朝野側目野史曰己丑之獄元惡大憝只是汝立一人己丙鄭澈因為網打之計故如崔永慶鄭介清以山林之士亦不得免則此獄無異於士禍尹鑴曰李山海純是姦黨

江風朝臣今日浚寧復各西東盖嘆朝臣之分黨排擊而置國事於度外以致狼狽也為人臣者少有為國之心則當思擢髮報效之道而時東人柳成龍薦李舜臣為統制使舉國倚望屹如砥柱而西人一邉遂以玩寇等說百般媒孽拿下禁府而以其黨元均代之全軍陷沒國之不覆只爭絲毫判書李恒福力請復用舜臣為統制使得成再造之功及戊戌倭人撤歸而鄭澈已卒東人復攻鄭澈而追奪其官山海之子慶全薦入吏曹東人鄭經世執不可山海怒使其黨移攻其師柳成龍於是右成龍者有李元翼李德馨李睟光李光庭韓俊謙謂之南人以成龍家在嶺南也右左山海者有柳永慶奇自獻朴承宗柳夢寅朴弘耇任國光李爾瞻謂之北人

（延興之死雖出於群凶廢母之漸而貪横專恣不無可死之道）

（許筠即草堂曄之子）

（光海之立專任大北而柳希奮以戚里用事故小北之勢不挫）

以山海家在洛北也南北既分東人之号遂絶戊申　宣廟昃薨光海即位專任北人李爾瞻鄭仁弘等用事搆殺金悌男遂以進毒之説搆誣仁穆大妃廢居于西宫於是北人分爲大小主廢母者爲大北貳者爲小北大北以李爾瞻爲首韓纘男鄭仁弘白大珩許筠李惺等付之小北南以恭爲首朴承宗奇自獻柳希奮金藎國等付之山海之子慶全初付大北與李爾瞻極好其後恐禍及使其子進士袤上疏請斬爾瞻遂變爲小北當是之時大北最盛故又自分裂鄭昌衍李浿柳夢寅夾鄭蘊而爲中北更有清濁骨肉之号矣癸亥仁祖反正爾瞻等咸就誅戮餘存者分付他色無敢以大北自名只有西南小北稍就調停者数十年及孝庙初宋時烈

同春曰希仲決非守靜之人
以潛邸師傅驟至大拜禮遇尊寵前代無比南人趙絅洪宇
遠許穆尹鑴權諰等或以文學或以才行側於其間而屈于
下僚憤惋之心由是遂生及孝廟賓天時烈獻議曰昭顯世
子之喪王大妃已服長子服孝廟以次子入承大統此禮
尤斗杓曰眉叟說深得禮家經權
家所謂体以不正者也當行庶子期年之制掌令許穆上疏
以爲王者之禮與士庶不同孝廟以堂堂次嫡君臨十年而
不得爲嫡子猶服庶子之服乎周之嫡統不歸於伯邑考而
尹善道禮訟疏尊主眉叟之論而極
歸於武王漢之嫡統不歸於劉仲而歸於漢高云云尹鑴尹
排二宋疏末書曰臣以此疏之入不卜
善道諸人相繼陳疏皆主穆之說而攻時烈以爲卑主貳統
國祚之長不長西人交章請焚其疏
時顯廟承孝廟師事之重遂黜善道等而從時烈之議行朞
遂命圍籬
年之制顯廟十六年甲寅西人當局既久怠於防患自上六

有厭苦之意南人乘其隙復以貶薄君等說竄時烈於咸興旣而謂咸興國朝豐沛之地人心醇古若使時烈久處於此恐汚其俗移於濟州尹鑴為吏判許穆以掌令一歲中超至大拜己卯顯廟賓天肅廟履極許積睦昌明等奏以為時烈居栫棘之中嘯聚凶徒將為不軌請正邦刑置守衛以防不虞未久許積庶子堅與王孫柟謀逆事覺於是復召宋時烈而大殺南人許積尹鑴吳挺昌柳赫然李元禎趙惺等皆死其餘遠配杖斃者不計其數南人叅判李堂揆卒判書俞夏益挽曰親知屈指幾人存半是三危半九原怊悵人間餘老物廣陵殘月又招魂以是觀之亦可知南人之酷禍自此以後南人退縮不齒朝列者累年冤入骨髓西人不思隄防之

會通曰清風府院君金佑明以隧道事惡宋最深

成氏牛溪渾之女

道同室操戈分為老少二論老少之分皆由於尹宣舉江都之事初宣舉之避丙乱入江都也與權順長金益謙相約同死及城陷權金與金尚容同死於南門宣舉曰吾父在於南漢圍中與其死於此也寧往南漢得見老父一面而死也其妻成氏知不能免遂自決而死宣舉掩面而出換着奴服而為珍原君之奴渡江抵南漢而又不得入又不能死其父煌貽書責之曰臨亂苟免決非吾種其餘士友無不譏刺宣舉自傷身名之辱不復取妻固守山藩三十年徵命累至而皆不起章疏之奏必称死罪臣某文雅質行蔚有可觀宋時烈李維泰尹鐫諸人皆與友善于時尹鐫以才名自負攺駐中庸以教門徒曰中庸天下之中庸朱子豈獨知之耶於是門

徒傳誦以為白湖之見高於朱子時烈適見其所註大怒以為斯文之亂賊致書於儕友間必目鑴為狗尹鑴之子為狗裔蓋尹鑴家在狗洞故仍其洞而幾其詬也由是大與南人相忤一日時烈與宣舉及儕輩數人會于江寺時烈復以鑴事言之宣舉曰此人妄則妄矣抑亦高明之過也時烈怒曰羿卓莽操皆高明之過邪春秋之法亂臣賊子先治其黨與公當先鑴伏法矣終夜相爭不能決其後復會于江寺時烈復以尹鑴為言〻於宣舉曰君以鑴比朱子則朱邪耶鑴邪耶宣舉曰鑴邪朱黑耶鑴黑耶宣舉曰鑴黑時烈大喜曰君今始大悟矣既知其人之邪正黑白何不絕之宣舉曰吾當絕之未既宣舉卒尹鑴祭之曰憂我太勤責我太甚云〻時

李維泰曰美村為人虛徐少岐於鑴則鑴以江都事詬之曰典渠絕交吾甚清快云〻故欲絕而不能絕

明齋曰先人之沒尹以知舊之義来祭則吾不可以絕不絕不受

烈大疑曰彼旣相絕安有来祭之理也此必不絕而欺我也
俄而鐫諱連於堅獄而死時宣舉之子拯遊學於時烈之門
請其父碣於時烈時烈即書江都之事其他措辭汎汎然不
似知舊之言拯累書請改而終不許且謂人曰近日識輔儒

尤庵曰江都之陷美村改名爲宣下以迎虜

生請立美村之祠而木川通文有江都俘虜不合享祠之說
故吾囑於本倅索其人而施罪云拯聞之大憾投書時烈問

羅良佐曰江都之奴服有同於過宋之微服

其言根時烈托以不知終不言何人所唱拯尤憾曰然則此
說必出於函丈累書往返究問不已於是宋邉人譁然攻拯
語及宣舉之事必曰醜穢之物又以成氏之死爲宣舉逼而

尹推曰此疏之出尤菴自製而與之

殺之江都節死婦女皆得蒙旌而成氏獨不見褒司饔直長
崔愼本以北道之人遊於時烈之門托以爲師下誣投疏政

尤菴曰尹氏子待我父兄之讎而書札往復猶称以門人不知何故

尤菴曰極之以江都事為義已無可共言而至於權金之死為非義則怒髮衝冠

朴泰輔曰時烈之父甲作登庠於命朝倡率榜中人誣詬西宮

閔殿之遜南人閔黯製進教文

院極口毁罵宣舉之生平極怒遂投書史局曰先人初無可
死之義云時烈亦怒曰渠敢以江都之不死為十分道理耶
以權金之死為非義耶於是右宋者謂之老論右尹者謂之
少論老邊則以為民生於三事之如一安有背師之人也李
維泰金壽恒宋俊吉等佐之少邊則以為天下多有無師之
人安有無父之人也朴世采朴泰輔等佐之異論者雖有出
世之行吹毛覓疵歸之醜正之徒同論者雖有彌天之罪卯
護庇翼及為無罪之人付己者謂之革面貳己者謂之投降
今日匿名書明日下誣疏朝著士林都不成樣南人乘其隙
而復進馴至己巳嬉嬪張氏誕世子　肅廟遂定位号廢閔
殿于私第陞嬉嬪為中宮南人主其論于時々烈上疏引宋

哲宗事言其定号太早　肅廟頗有不悅之色於是閔黯睦
昌明俞夏益李流等竭力攻之曰宋時烈本以昏朝孽臣之
子托跡山林猥荷四朝之禮遇不思一毫之報效敢於王世
子名号已定之後首唱悖悪之說欲為凶徒之赤幟云云遂
竄時烈於濟州而圍籬既而復將前日誤禮之罪及春宮之
說為罪案至以少正卿卯梁冀盧杞楊國忠八凶九悪等說攻
之復曰時烈盜名山林自称朱子是何異於王莽之比周公
似道之比安石也合啓陳章遂殺時烈及金壽恒追奪宋浚

沙溪曰栗谷入山似是落髮
南人之攻珥者曰珥之入山落髮為僧
西人之護珥者曰珥之入山髮長委地

吉之官而黜李珥成渾於文廟謂洗俎豆之羞閔黯睦來善
擢大運閔宗道金德遠相繼秉政起尹拯為大司憲而肆行
誅竄西人為名者百無一免老論判書李翊相卒都正金壽

明齋曰栗谷真有入山之失先翁無可死之義

海州通文極爲醜穢腥膻之餘何與於先生之事乎

增挽云牢落人間後死悲更無餘淚及親知青山好葬如君少宜向泉臺作賀詞語極悲惡反有甚於前日之南人而少論居多救南人之仍故多免於屠戮於是西南之矛盾甚於水火非徒士大夫家有西南之別而至如巫卜之賤亦有之都下有一盲人賣卜於南人家座客瞪視曰此盲嘗出於西人之家遂詬罵而曳出之又有一巫女賽神於西人家婢僕輩竊指曰此巫曾出南人某宅遂批其頰而逐出之故巫卜輩親於西則不得近於南親於南則不得近於西朝論壞敗推此可知及甲戌之間南人復欲下手殘西必除其種而後已鞫獄方張閔殿復位嬉嬪賜死南人在朝者不死則竄老配老論有望者或已誅死或在遠配而不能招致於頃刻只有

少論若干留在輦下亦不能偹員至有武弁衛將權行都承旨者王府無堂上無以定配所上親定之易局汲汲未有如此之時者也自此以後南人不能復振老少二論比肩當局而少相臣南九萬柳尚運等獨以嬉嬪之死為非力主論全恩之說老論協心攻之以罪斥去金昌集等當局復以尹宣舉事起鬧請毁文集少論柳鳳輝金一鏡等血戰相爭期於一逞矣及　景廟初立延礽為世弟金昌集等主其事相臣李頤命以為先王朝獨對之命協心主之遣相臣李健命于中原以陳厥由相臣趙泰耈曰殿下春秋鼎盛螽斯之慶尚存未艾何以遽行此事也趙泰億李光佐柳鳳輝李正英金一鏡等皆主其論金昌集趙泰采等皆斥其說轉成紛紜王世

野史曰辛壬之獄老論激成之

第五疏請避位而不能靖之金一鏡遂嗾睦虎龍者上變告昌集等欲推戴灝命云禁府設鞫兩李金趙之族戚門生故吏平日相善者下及僕夫奴子一無免者至有折脛撲面之刑及其刑都無呼吸之餘存者西門過者皆曰今番之獄何多斬尸之刑也遂殺昌集等四人及趙聖復李晩成洪啓迪金雲澤等數十人宗戚子孫並連坐而充軍婦女妻妾皆充婢於列邑其年臘月大政以老論一人擬望於假監役一窠而其餘皆以少論爲之自有黨禍以來未有如此之酷此所謂申壬之獄也未旣　景廟昇遐一鏡揚臂廟堂謂之延禧進毒至有檢尸之論延禧即位是爲　英宗一鏡虎龍首先罪死老論復進南人李獜佐遂踵一鏡之說傳檄三南擧兵

金一鏡攻昌集曰昌集壽恒之子其父遺戒力避權要而不遵其教爲子不孝爲臣不忠固其勢也嗚呼渠亦人乎四首碧波能不怵中心而泚乎顙云：

讀闡錄曰鏡中壬之事純是鍛鍊而多所誅竄然其義理則顯然難明非無所見

為變所到州縣無不風靡遣兵命恒討破之於是 英廟深
軫黨禍之酷思所以蕩平之道老論相臣洪致中少論相臣
趙文命主之並追老少南北至于十年之久而老論從重排
擊不已追施金一鏡大逆律趙泰耇柳鳳輝等並追奪金昌
集李健命等並復官賜諡申壬之獄遂成忠逆案矣至 英

東澤紀聞曰申壬之翻獄少論之恐㤼畏死者多陰付老論聳其禍尤烈

廟之末王世子早卒冊思悼為世子及思悼之死 英廟以
思悼之子繼先世子之後為世孫 英廟親題思悼之廟主
以防追崇之漸 正廟之立追崇先世子為真宗復念所生
之重議尊思悼之廟号主追崇之議者謂之時言時王之制
從其所當也排追崇之議者謂之僻言僻巷之人不知時務
而惟知先王之命也時論以李時秀李晩秀為首僻論以金

紀聞錄曰分黨以果小北為国兵臣而已

鍾秀沈漢之為宗互相機斥然其論於老論中同室反唇而已不似西南老少之甚自此至于　憲廟老論為熾少論次之南小北二論位無過正卿者

戊午獄　燕山朝

柳子光府尹規之孽子也矯捷如猿猱而無賴難馴規累笞撻而不之子會有李施愛變上書自請討賊光廟奇之召試於庭馳逐如飛軍迷擢兵郎睿宗初與南怡入直時有星變怡偶言除舊布新之象子光陽聞其言遂誣以謀反殺之封武寧君

光廟之末金宗直作吊義帝文門人金馹孫書之史冊曰忠憤所激其後李克墩為完伯　成廟之喪不進香載妓而行馹孫又書其事於史柳子光遊宗直之門而見黜嘗遊咸陽作詩鏤板揭于郡壁馹孫為咸陽宰見其板曰何物子光乃敢懸板撥去焚之克墩累乞削史艸以晦己惡馹孫不許以此大啣之及戊午脩　成宗實錄克墩為史局堂上見其史艸備書己惡及見吊義帝文欲以為報怨之資言於魚世謙

言韓明澮敗亳之狀奏寢不下又與任士洪誣玄錫主而事發謫東萊放還搆戊午大獄丙寅反正有功為請於朴元宗曰吾已錄勲於先朝今日之功乞錄吾子元宗許之及勘勳子光秉筆書之父子遂得同參矯猾欺人大率類此其後又欲搆禍三司並其舊罪劾論放于湖南仝督者數年而死成宗作翠環亭命諸臣作記而令左承旨金宗直科次徐達城之作僅點三下餘皆塗抹上改命宗直記之揮而就文不

世謙不應復言於柳子光子光大喜揚臂曰此豈遲疑之事也以盧思慎尹弼商皆 光廟寵臣韓致亨戚連宮腋料其必從注激三人三人皆從之共詣差備門名承旨慎守勤耳語之守謹之爲承旨也三司力爭是以積憤於士流亦許之共達于朝命於南賓廳設鞫子光以獄事自任大言於衆曰今日即朝廷改排之時也袖出弔義帝文身自註釋令主易知啓曰此人徒黨甚衆禍機難測請施以大逆律主從之命有蔵宗直文集者皆令自首來焚諸道懸板所在撤去 成廟曾令作醉環亭記揚于楣上亦請撤去以報咸陽之惡子光欲秉主怒一網打盡思慎搖首曰君不見黨錮之禍乎清流無所容而漢隨而亡清流之亡非國之福也子光不悅定罪之

日請令群僚各以其意啓主從子光之啓是日晝晦雨下如注大風拔木飛瓦城中莫不顛仆股栗而子光意氣揚揚啟家自此士林喪氣學舍蕭然

加點上極加歎賞掛諸楣間達城典文衡二十年不退一日謂族昇外議以我爲何如曰皆嫌久專文柄徐憮然曰我逝金宗直必爲之蓋忌之也戊午之禍寔萌於此

金宗直 善山人号佔畢齋剖棺斬尸官至刑曹判書追贈領相

金馹孫 金海人号濯纓 官至獻納

權五福 号睡軒剖棺斬尸 正字與馹孫同死

權景裕 李煌 許磐 陽川人官承文

姜謙 晉州人杖流官弘文博士

表沿沫 新昌人杖流官翰林

李摠 太宗曾孫共五子同死

洪瀚 南陽人杖流官參議

姜景叙 晉州人号艸堂杖流中宗朝官承旨

鄭希良 号虛菴善觀天文以爲甲子之禍甚於戊午棄官逃去不知所終 官翰林

李守恭 慶州人杖流中廟朝贈都承旨

鄭承祖 杖流官翰林

李宗準 号慵齋杖殺

崔溥 羅州人号錦南誅於謫所

李黿 号再思堂杖流官佐郎

李胄 固城人号忘軒誅於謫所官正言

朴漢柱 密陽人号迂拙杖流官獻納

任熙載 豊川人杖流戊午科

康伯珍 信川人佔畢外孫杖流官至司諫

李繼孟 全義人以佔畢門徒坐廢中宗朝官贊成謚文平

甲子獄 燕山朝

成宗初尹妃生燕山而驕恣嫉妬諸嬪嚴氏鄭氏而不遜於上天顔有爪痕仁粹大妃激起天怒出示外廷尹弼商等順旨請廢黜于私第以諺教遣承旨隔帳諷讀冀其改過而終不改遂遣承旨李世佐持藥賜死其夕還家夫人問曰朝廷

議廢妃何以處之世佐曰賜死矣夫人愕然曰傷哉吾子無
種矣毋既役殺子無報復於他日乎朝廷將置世子於何地
而為此舉措也慶尚監司孫舜孝上疏極諫已無及矣及燕
山即位妃母申氏因內人潛訴非命之寃且進其臨死血帨
燕山嘗以慈順妃為親母矣及聞此言愕然慘痛取見時政
記遂殺嚴氏鄭氏諸媛及其時獻議大臣奉使諸臣及知誘
書者無慮数百人連坐八寸皆殺之極其慘酷至有碎骨飄
風之刑李世佐及其子姪列於天曹玉堂者並皆屠戮追配
廢妃于太廟復以戊午之黨為非議朝政而加南孝溫請復
昭陵之罪一並誅竄而既死者戮其尸後二年燕山廢皆復位
南孝溫 號秋江成廟朝以布衣上疏請復昭陵至是加罪剖棺斬尸 詳見于詩

李　清　被謫逃去反正後登科
官至慶尚監司

曺　偉　号梅溪剖棺斬尸

朱溪君 深源　燕山無道極諫不已燕山怒以大
逆族誅之

朴　誾　号挹翠軒斬於東萊謫所

權達手　極言廢妃之付廟燕山殺之

金宏弼　瑞興人号寒暄堂成廟朝舉學行戊午以金宗直門人謫順川
至是加罪遂被慘刑　宣廟朝贈右相謚文敬從祀文廟

鄭汝昌　河東人号一蠹金宗直門人戊午流鍾城至是廢錮而卒
贈右相謚文獻從祀文廟

趙之瑞　燕山朝在邸時師傅燕山苦之視若仇讎書于壁曰趙之瑞大小人至是殺之投
尸江中

鄭誠勤　成廟之喪服喪三年燕山以爲詭行殺之

洪彦忠　燕山將卜世子嬪聞公之三子婦美貿納之公不從燕山怒逆誅之

許　琛　燕山爲右相絕口不言事惟於政府論因苦竭力多所全活
憤懣嘔血死

金慶善　宦官也盡心規諫燕山怒親射殺之極其慘酷

己卯獄　中宗朝

南袞宜寧人号止亭少以文章鳴世而急於進取搆訌朴耕由是棄於清議既殺光祖内懷危惧每夜徹服潜行輪宿他家到晩還如是者数月臨死盡焚其艸以掩奸迹
沈貞豊山人既殺光祖即拜刑判凡事不論曲直惟務剖决時有捕禁向者貞曰廳内恰似門下吏知其意以廳内為獄貞詩關以閑固空虛為獄其同上不道大率類此後為金安老所擠於福依而死

中廟末趙光祖立朝好善如己嫉惡如讎行違孝悌者不欲與同朝請削李熙雍僞勳而請設賢良科選進清流布滿朝廷其爲憲長也持法允平每出都鄙市井輩羅拜於前曰吾家上典来矣時論以爲唐虞之治指日可復是日患得患失之輩見屈散地自謂清流南袞沈貞之徒嘗以傾險得罪士林至是欲革面以托清流而清流不容贊成洪景舟亦見彈於清流痛入骨髓矣一日 上與奇遵崔山斗等論理討經而語言支維多少建白期於得允至日昃而不退聖体疲倦有時欠伸徙依龍床戞然作聲貞袞輩揣知上有厭苦之意遂與洪景舟謀所以傾陷之景舟教其女熙嬪動摇上心以爲一國人心盡歸趙氏又以甘汁寫禁苑木葉上曰走肖爲王

黏虫剥食有同符讖采而献之天衷大感之復嗾人列書光祖等三十餘人名射入于政府及諫院門外責大臣之不達于筵衮遂謀誣告恐廷臣之不從職兵判李長坤之不在三注留刺將以邀之而終不来衮因着艸笠及麁布衣足穿弊屨往于領相鄭光弼家通刺于門門者入報于鄭曰門外有人請謁形貌甚似南判書而衣冠甚恠矣鄭大恠請之果南衮也鄭大驚問曰公何以至此衮具道所以又曰此輩若留一人其害不少今上必召公而議之公可勉從或以危言怵之或以甘言誘之鄭正色曰公身為重臣幻着賊服行經都市已是可愕復欲謀害士流乎南衮怒拂袖而去遂與沈貞等夜到神武門潛啓曰臣欲告變近侍之人半是廷黨請開

門、開復連啓曰光祖所設賢良科是欲舉其凶黨且其出入都中市井小民無不羅拜人心至是恐有黃袍加身之變云云即夜拿致于闕下械器已陳盖欲用靖難例格殺之也太學生徒數千入守闕呼泣而李長坤安瑭鄭光弼等涕泣苦諫減死配綾城居數日急降嚴旨賜死于謫所盖內譖復入而人不得聞也

初燕山肆行淫穢先祖御幸不無見逼蒸汪者士夫之妻入宮見污者反正後留在宮中猶未盡出光祖當朝疏論切直使之盡黜於是妃嬪聞慚怒者頗多故及其敗內譖居多不獨熙嬪之譖云

趙光祖 漢陽人號靜菴金宏弼門人賜死 後贈領相謚文貞從祀文廟 詳見于詩

金湜 與光祖同薦超拜大司成己卯門客窃負而逃至居昌高梯院縊死

此外諸公皆流入辛巳獄

辛巳獄 中宗朝

學諭安處謙領相塘之子也常憤己卯之禍陰與諸名士謀誅貞衮等爲宋祀連所告遂並己卯諸人而誅戮

初安塘之婢甘丁逃嫁白川宋祀連祀連爲人奸譎善媚往來于安家子弟不以甘丁爲嫌而善遇之故處謙之謀誅貞衮也祀連得豫於其謀其後塘聞其事大駭杖處謙遂率家屬退居于鄉使不得做事祀連恐事覺禍及遂告變祀連卽龜峯翼弼之父

安塘 中宗朝爲領相莊重寡言果於爲義圓隱之從祀寒暄一蠹之追贈昭陵之復皆公之功爲多坐誅謚忠愍

安處謙 坐誅

韓忠 清州人己卯杖流至是拿鞫拉殺之 官忠淸監司号松齋

奇遵 幸州人号服齋己卯杖流至是縊殺 官應教

李耔 己卯坐廢 官參贊謚文敬

金絿 光州人己卯以副學杖流十五年而放還哭於父母墓涕泣所着艸木盡枯 贈吏曹參判

朴薰 号江叟己卯杖流十五年而放還 官持平

李延慶 號灘叟己卯坐廢官持平　金大有 馹孫之姪杖官官正言　朴祥 號訥齋己卯坐廢官牧使

尹殷弼 己卯抗疏官承旨　金泰巖 己卯坐廢　李長坤 己卯削出官兵判　朴世擧 己卯籍沒

趙元紀 己卯坐廢後至刑判　安瓚 己卯杖流道死太醫　柳雲 己卯削出飮酒爛腹死官大司憲

李思勻 己卯抗疏被斥官副奉後吏判　崔壽峸 杖死　申抃 杖死官佐郎

李忠健 己卯抗疏配死官獻納　安珽 杖流官注書　奉天祥 己卯坐廢官參奉　金泌 辛巳佯狂

李成童 己卯抗疏請典光祖死削出官大司諫　趙忭 光祖之姪己卯杖流　裵三益 辛巳疏救諸公官監司

申潛 號靈川子辛巳杖流官翰林後牧使　朴英 密陽號松堂己卯降資後兵使

李繼孟 號墨谷己卯倡言救士林而不得憂憤而死官贊成　鶴年 弘文館奴辛巳被誅

金千貴 私賤也孝於父母樂聞善言爲趙靜菴心喪三月素親於安相家安家從邊飯食不食後放還

國朝大獄不止一二而或以私怨或以朋黨究根泝源未有如己卯卯辛巳之搆誣慘怛者

乙巳己酉獄

尹任仁廟之內舅也尹元衡尹元老中廟妃之弟也勢位相將互相譏斥朝著間遂有大小尹之説大尹謂任也小尹謂元衡兄弟也中廟聞之欲两罪之大臣陳達而止两尹之嫌從此益深大尹托以保護東宮引金安老爲心腹安老敗元衡兄弟宣言曰任謀危中宮以及大君文定王后疑懼不安中廟亦憂之未幾中廟賓天仁廟即位奉事慈宮極其誠孝而猶且疑任不置至有寡女弱子終難保全之教仁廟由是成疾遂至大漸任入侍於禁中小尹遂造悪言於外傳播遠適及明廟即位小尹又使其妾入内驚惑两宮復作諺書遺墜於闕庭曰任欲與相臣柳灌吏判柳仁淑共圖不軌推戴

李芑德水人字仲文搆殺三大臣而策僞勳仁廟之喪倡言于朝曰未逾年之君不宜用人君之禮及葬引之日父老吁哭于路芑怒使人逐之明廟丁未十二月初二日日色無光上下有圓形如日明廟惧問于朝臣芑與鄭順朋等曰此自下戴上之象相賀于庭嘗欲擠退濟於乙巳之獄其侄元祿苦諫芑怒啓以付於逆黨嚴刑三次遠配刑重不能往竄遣其子

傳誦[illegible]

真𡑢夫也吾經殿刑十二次猶能出入渠乃三次而不能耶時人傳言目以豺狼 尹元衡字彥平國舅之子也嘗差一人爲北道權管其人送箭筒于元衡〻〻怒曰吾不學射安用此也其人遂來謁見元衡怒目視之其人曰向者所送公或未見乎衡試啓發之皆銀文也大喜更除便宜又爲吏時有人納銀百斤求爲參奉者衡〻許之臨政復因坐廳郎官奏筆備之元衡怒曰爲我〻遂以高敍擬望而落點者由來其人不得超占實士姓名乃高敍也遂以其人赴任衡不言

桂林君瑠云蓋柳灌於明庙初忿元老之傾陷將欲論殺而柳仁淑爲當時清流之首傾陷之輩不見容於其流故並誣於此書也大妃大疑之遂下密旨于禮部時小尹爲禮曹參議密諷兩司交章請討此所謂三臣之獄也 上與慈殿同御忠順堂召三司六卿而論之贊成李彥迪涕泣苦諫請減死遂削二柳之爵而配大尹于星州翌日 諸臺並皆引避請出獻納白仁傑獨不退啓論密旨之非及元衡傾陷之罪備述三臣之冤命下詔獄是年八月竟殺三臣一時名流咸見誅竄至丁未副學鄭彥慤獻一封書曰其女歸寧之路得於良材驛壁云其書曰 女主臨朝奸臣秉政國之將亡可立而待云〻李芑陳復昌安世遇之徒皆受元衡指嗾以爲变書

詰其兄元老憤不得叅於乙巳之勳數有怨言衡恕嗾其族姪春年彈其罪惡遂配賜死惑於妖妾蘭貞黜其妻以貞為正妻及文定王后昇遐上兩漢文誅薄昭之事於廷臣李鐸朴淳等揣知上意交章請討放于田里

陳復昌松京人其父義孫為人錄事復昌自巧謟而與

之出皆由前獄之從輕復加殺戮連年不已

桂林君 瑠 誅死

鳳城君 岏 中宗八子

尹任 武判 誅死

柳灌 左相 賜死

柳仁淑 吏判 誅死

李彥廸 慶州人号晦齋安置江界 官贊成 贈領相謚文元從祀文廟

許磁 陽川人全安國門人疏論陳復昌之姦為其所擠謫死 官贊成

白仁傑 水原人号休菴趙光祖門人乙巳抗疏滯獄嘗牧楊州民戶祝而歌之曰白雪之白與君同白心乎仁矣胡不為傑 官叅贊謚忠肅

林亨洙 羅州人号錦湖善射美風儀嘗為會寧判官或並日而食或兼數日之食人問其故公曰為將者不得不如是也其為舉子也赴會試至于錦江時吏郎洪暹為金安老所擠杖流至津頭公慨然曰此時亦可赴試耶遂回船同行者曰士遂回程吾輩何之亦皆回舟其後忠清左道京試官出詩題曰行至錦江遇洪吏部而南還回船其後在湖堂也戲謔同列無所顧憚人或正之曰身為名士何必乃爾公曰我不為此誰敢為此至是賜死於濟州公請於刑官曰吾怕飲藥縊殺之刑官哀而許之遂穿壁令羅卒自外引之良久入見則一箇木枕貼於壁上公偃卧其側附髀大笑曰平生好謔今日畢矣飲藥而卒公與退溪極好同入書室醉輒浩歌呼退溪字曰景浩君亦知男子豪壯事乎大雪滿山着黑貂皮長帶白羽箭腰掛千斤弓乘鉄驄馬揮鞭入澗谷則長風生谷万木震動忽有大豕驚起引滿而射殪之下馬拔劒屠之斫老櫟焚之長串貫其肉炙之膏血沾滴踞胡床而啖之以大銀碗

李珥為隣珥曰此人得志為禍不淺逆作其傳登松京別試付於元衡隨其指使轉為大司諫副參衡禀於茲毀而欲擊去黃金憲使復昌彈之復昌極跳政院佯為懇言曰吾為國家不得已跳論權臣心被重譴俄而御札褒美比於朱雲汲黯賜以中宗御衣及御書銀杯復昌以御書為大府大集則士以宗之實守慎當與復昌同入侍院其後註判陳家復曰以判示人曰寡悔謗我及富之謂罪力攻之其後復昌食頒賜送有過於元衡云云也云比中之存錄于甲山而死鄭順朋積役柳家蔵籍畫

酌酒快飲々至醺然仰見壑雲成雪片々如錦飄洒酒面此中之味君知之乎君之所能乃翰墨小技耳遂擊節大笑及公之沒退溪每誦其言而悲之

鄭希登

官牧使

球之子生有異質兒字宏裕操守剛方早年喪室金安老求為婿公曰終身不娶不可為安老之婿安老敗復復清顯至是為李芑所擠與朴光祐同被刑於闕庭朴發聲痛哭曰杖大如股何以堪之公止曰禕宮至近不可使哀楚之聲聞也每就訊不脫衷向禕宮而伏地李芑張目曰若是則將有赦乎訊杖二次猶不死配龍川其母追及於路曰汝平生正直自守竟獲罪何愧於心相持痛哭即日而沒年四十籍其家無以為斂夜半都人爭投綿布三百餘疋而遺之曰勿問誰某葬日嶺儒百餘人來哭致賻儀不言姓名而去宣廟復官錄其子孫

朴光祐

己卯以生員入闕呼哭被杖頭傷裹頭而坐於政院側抗疏伸下至是出都門而死

宋希奎

杖配

李湛 龍仁人杖配

閔起文 号櫟菴被謫後至海伯

宋麟壽

号圭菴李芑曰如宋某者豈非善人也當門芝蘭不得除耳至是賜死將死之夜白虹貫屋 官大司憲

李彥良

兵使被謫

柳湛 佐郎安置

李元祿 佐郎安置

為其家奴婢ゝ中有甲年者年僅十四聰慧絕人順朋愛如子女甲陰與小奴私通而謂其奴曰主若覺之吾必告汝奴大惧曰為之奈何甲曰吾當撲之稍得新死者身体來奴依其計所得新死疫者一屍与之甲納于順朋衣衾中未久順朋遇疫而死

安命世 弘文博士
被誅

柳湛

安舜瑞 上書仲三臣之究被誅布衣

尹潔 校理被誅

己巳獄 肅宗朝

李元錄

李瀣 滉之兄杖殺官
監司

本末見于公黨

宋時烈 恩津人号尤菴賜死左相
謚文正從祀文庙

金壽恒 安東人号文谷姿宕絕羨為北評使並妓錦娘色貝絕人兵使曰爾若得幸於金県則重賞之遂薦枕自冬至春不得一近及歸錦娘泣訴之公笑曰早知如此何惜一歡遂書一絕於其裳衣而歸錦娘抱裳衣泣三日不食而死公聞之嗟悼至是彼禍於碧波謂子姪曰吾無積殃錦娘一事至今掛念

金壽興 壽恒之兄安置

閔鼎重 李維泰 被謫

壬申獄 景宗朝

本末見于公黨

李健命

李頤命 完山人号疎齋謚
左相

金昌集 安東人号夢窩 領相

李晩成 牛峯人 吏判

金雲澤 光山人 沁留

金民澤 光山人 修撰

李弘述 完山人 訓將

尹慤 咸安人 揔使

李尙䜂 完山人 統使

柳就章 晋州人 訓中

趙泰采 楊州人号二憂堂 右相

洪啓迪 南陽人 大司憲

金濟謙 安東人 右副承旨

趙聖復 豊壤人 執義

李宇恒 慶州人 揔使

白時耉 水原人 平兵

沈檣 青松人 全兵

金時泰 安東人 黃兵

此外杖斃竄配畧而不錄

庶孽枳淸

高麗中葉之時權奸當國恐才智之士出於艸莽謀遏庶孽

之科矣及我　太宗朝右代言徐選請庶孽子孫勿許東西
姜希孟繼請子〻孫〻勿許之自此以來百餘年間禁錮成
俗矣至　宣廟初李珥始發納粟許通之論自是始赴文武
科而淸要。識格而不許提督趙憲上疏曰臣竊見皇朝諸作
人之路甚廣惟其有才不論門地如孫繼皐葵師之子而今
爲脩撰成憲了頭之子而今爲編脩專防改嫁則范仲淹之
才不用於世專廢庶孽則李仲甫之流又棄于時云〻顯廟
末相臣崔錫鼎上疏曰昔在　宣廟臣祖鳴吉爲副提舉請
通庶孽議下廟堂而不舉行矣其後臣祖掌銓啓庶孽登科
例補之職不過校書奉常四窠而已請隨才擬望云〻嘗允
注擬數三人今過六十年如宋翼弼之學行辛喜季之文章

禹景錫柳時藩之才學或終於布衣或屈於下僚可勝惜哉
古之人舉賢於屠釣取才於管庫而先儒亦有宜取商賈之
論今庶類之人雖不及於士流之清不猶愈於商賈之賤乎
云云大司憲李袤又疏曰昔我 宣廟有教曰葵藿向日不
擇旁支人臣願忠豈必正嫡若以庶孽可稱者言之江左人
物伯仁爲首周浚之妾子也桓石虔司空豁之賤産而咸名
蓋世漢之衛青霍去病晉之裴秀陶侃阮孚唐之蘇頲杜羔
李愬杜荀鶴宋之朱壽昌韓琦范仲淹鄒志完陳瓘中胡寅
未嘗以庶孽防於立朝由是觀之歷代不錮庶孽可知東漢
及唐益取門地而袁紹以婢妾之子爲盟主漢之論閥只取
本家晉之論閥不問外家云云 相臣宋時烈亦以爲國初鄭

道傳其母宗禹玄寶之私婢而爲大提今庶孼防閑之法非
朝家之定制皆不見施如惕菴金謹恭守菴朴枝华毆山朴
洞清溪梁大樸適菴曺伸龜峯宋翼弼潛溪李全仁蓀谷李
達勿齋淡松溪權應仁石谷宋尚敏校理姜佑監司李翻
身學官魚叔權郡守辛喜季校勘權俶金守全李知白之流
或以經術或以文章無愧古人而泯沒無聞
成宗朝復命改嫁女子孫勿叙東西班顯職

文學

崔致遠　慶州人号孤雲謚文昌從祀文廟　餘見于詩

薛聰　慶州人謚弘儒從祀文廟

公仕於新羅為學士以方言解五經教授學者

崔冲　海州人高麗儀同三司謚文獻

文章節義超出一世建九齋以教學者時人皆隷名於九齋謂之文獻公徒

安裕　順興人高麗中贊号晦軒謚文成從祀文廟

公憂道學之日衰建議置贍學錢復納其臧獲為奴婢晚年掛晦翁真像以寓感慕之意

禹倬　丹陽人高麗成均祭酒

慱通經史尤精於程子易傳其君有失持斧膏上疏人比

唐介退居禮安累徵不起

鄭夢周 延日人高麗門下侍中号圃隱謚文忠祀文廟

吉再 善山人号冶隱高麗注書 餘見于詩

李穡 韓山人号牧隱高麗門下侍中 餘見于詩

金宗直 善山人号佔畢齋成宗朝刑判贈領相謚文簡 餘見于詩

金宏弼 瑞興人号寒暄堂成宗朝刑佐贈右相謚文献 餘見于詩
(金宗直門人)

鄭汝昌 咸陽人号一蠹成宗朝縣監贈右相謚文献 餘見于詩
(金宗直門人)

趙光祖 漢陽人号靜菴中廟朝憲長贈領相謚文正 詳見于詩
(金宏弼門人)

金麟厚 蔚山人号河西中廟朝縣監贈吏判謚文靖 詳見于詩

李彥迪 慶州人号晦齋中廟朝賛成贈領相謚文元
慱學能文手不釋卷篤好性理之學深有造詣所論無極太極淂於

程朱微旨　仁宗初爲全州府尹因求言疏陳十条之計上深加敬嘆曰古之真德秀也乙巳之獄欲周旋士流而迫於權奸不能直言極諫爲考官考訊善流至於錄勳郭珦仰見嘆曰安知吾輩死於復古之手乎公大悔遂貳於權奸安置江界而卒

李滉

真寶人号退溪　明宗朝禮判贈領相謚文純

幼而喪考天姿頴悟自力爲學少時赴舉奴僕取田中青豆打飯麾而不食及立朝極言己卯之冤請褒趙光祖而追罪貞袞等曰如此以後國是可明乙巳之獄幾陷不測旣而兄瀣冤死遂决意退藏築室于陶山作陶山四時吟及十二曲極言閒居道趣之雅撰進聖學十圖曰吾之報君只此而已上命列爲屏又以招賢不至爲題令侍臣賦之又命畫陶山精舍以看常憂道學之失傳王陽明陳白沙之說出而亂真跋白沙詩以見其意

成守琛　昌寧人号聽松　趙光祖門人

天分極高儀容甚偉築室于坡山之牛溪爲終焉之計徵
以遺逸拜六品官謝恩而不就

曺植　昌寧人号南溟明廟朝縣監贈領相謚文貞

少豪勇不羈以功名文章自期旣而爲爲己之學危坐一
室以淨盤終夜捧水銘佩刀曰內明者仁外斷者義拜丹
城倅不起上疏切直上怒欲置極典首相沈連源諫而止
臨終門人請教曰敬義二字終身不可去所居三嘉有鷄
伏堂取涵養之義晋州德山有山天齋取篤實光輝之義

奇大升　高峯人号高峯贈吏判

少以文章鳴世博覽强記氣槩豪傑登第後清名益高士

林推重以爲領袖俄而爲李樑所擠落職與李滉論四端七情之同異議論嶪越學者是之與曺植不合自上亦待以尋常之人鬱鬱不得志棄官而歸卒于古阜村舍以撰宗系卞誣奏文錄光国勲封德原君

李珥 德水人號栗谷 宣廟朝吏判贈領相謚文成詳見于詩

成渾 昌寧人號牛溪 宣廟朝叅賛贈左相謚文簡 守琛之子

少時赴舉排圍爲賓使舉子由之遂廢舉李珥之彼攻上疏極卞 宣廟朝乞辭而終于家

徐敬德 唐城人號花潭明廟朝徵以叅奉不起贈右相謚文康詳見于詩

金長生 光山人號沙溪 仁廟朝刑叅贈右相謚文元詳見于詩 李珥門人

光海朝兩弟考死光海聞于人曰某亦知此乎答曰金某

賢者惟恐其聞之由是得免尼山賊柳濯作亂掛署州閭
曰連山金某家不可犯取服于人蓋如此
許穆　陽川人号眉叟　顯廟朝右相謚文正
生而有文在手曰文眉長過目因以爲号出守陟州〻有
潮汐之患勒石立之潮不至　孝廟之喪倡三年之議與
宋時烈相岐
宋時烈　恩津人号尤菴　金長生門人　孝廟朝左相　詳見于詩
宋浚吉　恩津人号同春　金長生門人　孝廟朝賛成贈領相謚文正
五歲時母夫人謂之曰汝之大人方在某邑而遺伻汝不
能寄札可嘆也公聞之愀然自此知學十九登第
宋翼弼　号龜峯祀連之子

天姿透悟剖析精微學者多從之伯仲於牛栗之門居常爾汝交契甚厚安氏子孫之起訟也挈其兄弟家百餘口亡命　宣廟命收捕謫熙川壬辰之亂得放

退溪曰金宗直非學問之人終身事業只在詞章金宏弼踐履雖篤學問未盡趙光祖天品甚高學力未深李彥廸窮格踐履當爲東方第一徐敬德論氣甚精論理未透然前此東方未有及此者

栗谷曰靜菴花潭多自得之味退溪多依樣之味靜菴英邁卓越未能深信朱子微涉於理氣一物之病退溪深信朱子而豁然貫通則有所未盡花潭聰明過人不苟文字理氣之離合瞭然自得而至於厚重處則恐有未盡

又曰圃隱不能死於廢昌之時則無儒者氣象李彥迪只一
忠厚之人尹任之獄身爲推官參錄僞勳烏可以道學論之
龜峯曰圃隱倡絕學於麗季宣暄繼隱緒於我朝微言未著
至道未倡靜菴以誠明之學任君民之責遺風餘韻足以聳
動百世自是以後一二儒賢挺出鳴世未有卓然傳道者退
溪承羣儒斬伐之餘能以興起斯文爲己任守一己之謙詘
後學於來世其功可謂大矣至於明白純粹洞澈無渾求之
言行而無瑕措之事業而合宜惟栗谷退溪一人
西崖曰栗谷嘗議晦齋有不滿底意此所謂洗垢覓疵天下
豈復有完人也
退溪曰人於圃隱有求備之責此宗可怪人當於有過中求

無過不當於無過中求有過

尢菴曰金宗直只是詞章之人不仕於　光廟則已旣仕於光廟則吊義帝文不必作濯纓諸人書之史冊以爲忠憤所激不知何所據也

玄石曰尢菴學問可謂大造而自是之癖太高

宣廟朝舘學䟽曰東方諸賢儒從祀之節圃隱一人外諸崔致遠安裕薛聡無預於斯道當祀於他處而不當祀於太學

文廟從祀䟽

臣竊見嘉靖中改題文宣王之號爲至聖先師孔子之位顔子以下具改去爵名廟額不曰大成殿而曰先聖廟臣謹按漢平帝時王莽聘其私謬稱爲褒宣聖尼公唐之玄宗又謚

為宣王而顔子以下秩称公侯伯其称王称公者於夫子所謂君〻臣〻父〻子〻之道一切悖亂而佯尊聖人以欺天下曽謂責家臣之詐而易大夫之簀者豈肯安於斯名乎況自称皇帝而以其所以封其臣者強加之非所以尊聖人故嘉靖十年因太學士張孚敬之言一正千載之誤而我朝猶襲前陋恐當議改者也且尊其人將以用其道也世之人君徒為外貌之敬而不能躬行聖賢之道故古今天下治少而亂多此聖明之所當深戒者也又按東西廡之列林放蘧伯玉公伯寮秦冉顔何荀況戴聖劉向何休賈逵馬融鄭衆盧植鄭玄服虔范甯王肅王弼杜預呉澄等不在其列后倉王通歐陽脩胡瑗楊時陸九淵薛宣等皆預於列蓋從祀之典

所以報聖門之有功示來學之趨向也秦冉顏何則未有所考林放蘧瑗不是升堂列而鄭衆盧植鄭玄服虔范甯亦是非純儒故出乎從祀而放之好禮瑗之寡過則可為人師鄭衆諸人翼經之功不可不記故各祀于其鄉公伯寮身遊聖人之門而嘗欲反害夫子之道荀況謂性為惡而謂思孟為亂天下戴聖身陷贓污劉向喜談神仙賈逵傅會讖緯馬融貪鄙附勢為梁冀艸詔以殺李固何休解春秋黜周王魯王弼宗旨老莊王肅佐司馬昭簒魏杜預為吏不廉為將不義吳澄出處不正而學問陷禪是宜見擯於洙泗之列矣貞觀元豊正統之際朝無真儒釋之不正焉端臨固嘗有議弘治諸臣亦多請黜而議竟不行世宗皇帝以張孚敬之言斷然

改正一洗前代之謬我朝尚列于從祀恐當議黜者也后倉始註禮書大小戴之禮賴以傳世王通學近於正而格言格論極有荀揚之道不到處歐陽修扶聖道闢異端之功朱子嘗稱以為仁義之人胡瑗脩己治人之學者洗隋唐趍利之習揚時倡道東南獨承程氏緒而下傳羅李以及朱氏薛瑄奮于絕學篤志力行造其道成德立進仕于朝則高風大節砥柱乎奔流退而請學則隻句微言星日乎中天所以弘治中附以揚時嘉靖中附以歐陽胡薛我朝所當講求而從之者也惟陸九淵之學不事講閱而專務頓悟當時朱子固憂其說之為害而流傳益遠感人愈甚舉世靡然胥歸禅寺如王守仁之敢為橫議詆謗朱子者而尚請其從祀則是必江

西之人習見聞而筮仕者衆力主衆山以之上誤朝廷下誤
斯學如此之類恐不可效尤而苟從也臣又見聖庙西北偶
有啓聖祠啓聖公孔氏在北顔無繇孔鯉在東曾晳孟孫在
西東西廡又有安珣蔡元定朱松盖學校所以明人倫也顔
子曾子〻思在庙中而顔路曾點伯魚杳然在下於常人亦
有所不安況聖賢乎故世宗皇帝始作别庙春秋釋奠同時
行事所謂子雖齊聖不先父食者也竊見我國文庙之西有
地閑敞若議立庙春秋同祀則庶乎倫全理得而一國之為
父子者定矣臣又因中朝從享之事而深有感焉夫金宏弼
肇倡道学有継往開来之業趙光祖継明斯道有拯世牖人
之功李彦迪體道純篤有扶全持危之力況如李滉集東儒

之大成而紹朱子之嫡統當今之世稍知尊君愛親而有禮
義廉恥者盖薰其德而與起也伏願殿下亟奬四賢列于従
祀則庶乎褒崇嚮用而盡其道而待文王而與起者蔚乎凡